

中宗大王實錄

第二十三之四

0194214  
41K4610  
1007



194214

1942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二十三

九月甲申朔傳曰今見官案專不修正非獨昨政前亦如是當該郎官

猶可推之然已往之事故不令推之其以是意言之○乙酉臺諫啓安

瑋部將等事皆不見○丙戌 御朝講大司諫李符掌令金瑛極陳

瑋塘所言之非同知事南袞曰國家近以朴祥等上疏事是非紛紜其

所以是非紛紜者請復廢妃非徒不合事體雖匹夫尚不可如此况人

主一言一事必書諸史策既已廢而又請復立此甚失矣臺諫之請罪

當矣其初議罪之時三公六卿皆以為此因求言而言之其為狂妄之

辭不可用也欲使人人知其所失而只令罷職則不妨言路而人亦知

其非矣云云臺諫之請罪者以復立廢妃為驚駭而啓之耳其上疏以

為造端變始當以正為之廢妃事自 上所為不可出於下人名分一

定則雖一日之間下人不能干犯云云其初必以此為憾而今乃陳其

所懷矣以此見之則但論國事而已非別有邪意而罪之如彼恐傷言

路也其時 上教乃曰元宗等生時當以此言之而言之於已死之後

非也 上教至當然當廢妃之時朴祥等為某職未可知也今乃言之非

但不當機會而其言亦非矣然觀其意則別無邪意也其令政府六曹



弘文館見其上疏之時安瑋見而言之曰此疏雖不中然其在妄之言  
不可用也有妨言路不宜治罪云云近日所啓無乃以過治朴祥等之意  
啓之手豈有他意必不欲治罪也朴祥等只為國事言之而至於  
竄謫人之警戒于此者豈不少哉大抵國家雖每求言而應之者少  
雖有應者亦必擇而言之今又如是則必以言為諱恐為聖治之累也  
安瑋所啓其意不過如是朝廷皆知安瑋之心必無誤國沮抑之心矣  
安瑋為大司憲今尚未久今日之心即前日大司憲之心也豈敢請  
勿聽臺諫之言乎 上曰安瑋欲救言路故其言如是而人未詳聽  
耳豈有情乎若無情則不可罪也李符曰朴祥等邪議人誰不知安瑋  
反以邪議為是而臺諫所啓為非南袞亦見誤於安瑋而啓之如是南  
袞豈細知安瑋之心也安瑋之心必以謂應有救己如南袞者焉故啓  
之矣南袞曰臣豈有救之之心乎只以所懷啓之耳金瑛曰安瑋之言似  
是而非其為儉邪非偶然也是欲令人君入於其言耳自古小人之於  
人主皆以微處試之須自 上洞然辨之矣又啓部將事不允史臣曰  
袞之所言能脫於衆雖不痛辨是非其曰名分已定下不可犯此言足  
以使使袞袞若若嘗嘗挽挽朴元宗曰忠如伊尹可功豈霍光親以元宗擬尹其不動



於袞言何足恠哉○傳于政院曰安瑋所謂國是不可在於他處者何  
意知其情則人皆快之矣其招問之安瑋來啓曰其日朝啓後大槩以  
朴祥金淨事啓之國是在朝廷云者臣意以謂舉朝皆言不當罪之故  
欲令上從朝廷衆論而啓之非以臺諫為朝廷之外而不可聽其言  
也其謂臺諫亦豈無錯誤者臣前日備負臺諫非一而其論啓國事之  
時錯誤啓之事居乎後日追思多有悔恨大抵宰相臺諫凡有所啓  
或有錯誤故乃以無錯誤之事泛論啓之臺諫持公論以臣所啓為誤  
臣不敢自以為是不勝惶恐退而行罪傳曰今知所啓之意臺諫聞之  
亦必快意矣○大司憲權敏手大司諫李符等上疏曰自古大臣欲排  
抑正論自是其非者必先蔽人主聰明必使人主不信臺諫之言然後  
惟其所為而人莫之違唐代宗朝大臣進說曰郎官御史奏事請委  
宰相長官先定其可否則後奏聞憲宗朝又有進說者曰比臺諫多論  
事不實此皆奸臣欲廢人主聰明使諫臣之言為不足是而已得以自  
恣也其時顏真卿李絳以為儉邪之人托此為辭熒惑上心以塞諫諍  
之路其言正大明白足以破儉人之計而代憲二君不能快正沮抑諫  
官之罪此所以儉人之終無所忌也近日安瑋乃於朝啓啓曰臺諫之



言不必盡從又曰國是當在朝廷其意不難知矣。瑋初請勿治朴祥等罪，自詭為言路計而勸。殿下不從臺諫之言，臺諫為朝廷任言責者也。朝廷言路捨臺諫將何從始乎？其初亦不過托此為辭，陽若為言路而實沮臺諫之議，使不得取信於。殿下以塞諫諍之路也。臺諫正論不得取信而諫諍之路塞，則己所欲為何所忌憚。殿下既以耳目付臺諫，臺諫以爭論自為己責，其所懷皆國是也。所言皆國是也。殿下信而從之者皆國是也。臣等之近日所論是誠國家之大事，國是之所當定也。聖鑑洞照國是已定，是誠國家之福。而瑋猶以為言者臣等未審，臣等所論之外別有國是乎？臺諫於朝廷為紀綱，朝廷之事無有小大宜無不言。而瑋以為國是當在朝廷，臣等未審臺諫之職不關於朝廷，而朝廷之間捨臺諫別有持紀綱者乎。殿下教曰：瑋識理宰相，瑋果非不識事理者也。非不知人主不信臺諫之為非也。臣等所論之為國是也。臺諫朝廷之非有一也。而瑋敢為詭言無所忌憚，至於如是。是不有臺諫也不有朝廷也。不有國是也。欲陷殿下於不樂從諫之地也。使其說得行，其害豈易言哉。殿下既已洞照昭然，不為所惑，宜亟明正其罪，以為沮抑正論者之戒。不勝幸甚。○丁亥御朝講，太司憲



權敏手曰安瑋所言此非草率言錯也積蓄非臺諫之心非一日而今  
乃乘間言者也後必有大蔽 天意豈不計之乎廢朝之初小臣爲弘  
文館之職政丞盧思慎言於廢主曰當成斷臺諫之言其時臺諫侍從  
皆非之論執而適之然其末年之事正合思慎之言也如此有害之言  
若不分辨則孰謂有臺諫乎獻納崔重演曰聞安瑋之言則其含蓄非  
臺諫之心而沮抑臺諫判然矣其謂國是當在朝廷者是置臺諫於朝  
廷之外也以爲臺諫豈無錯誤者是欲使 上不聽臺諫之言也臺諫持  
公論者也不聽其言則其禍可勝言哉臣非以小人之罪治之而其言  
有妨故如是請罪耳領事鄭光弼曰安瑋之常懷沮抑臺諫而有包藏  
之心固無矣而其謂彼非國是此乃國是云者所入之誤也臺諫宰相  
所啓之意一也而臺諫恐 上以安瑋之言爲信故欲以一意而啓之  
矣有妨言路臺諫豈不知之臣亦豈不知朴祥華之爲非乎其意皆是  
也 上曰聽其言則語勢果似然矣然識理之人豈以宰相臺諫各別  
計而言之情外之事不可罪之也○下臺諫封事于政院曰不允之意  
已於經筵論于臺諫矣○御子講○臺諫啓安瑋事不允○銜夜對侍  
講官李彥浩曰前日江原道儒生投石棘圍之內使之擾亂今聞全羅



道儒生亦爲之且儒生製述專不法古別試時小臣爲試官見儒生作文誹謗臺諫者至於三十餘人又於殿試聞有一儒以臺諫請罪朴祥等事爲非爲試官者不當取之而取之非也今若下書中外使父兄嚴加教誨則庶無此等事矣參贊官申錦曰近於殿試有一儒生以朴祥等抵罪爲不可試官皆以爲其言不中然他無善製而其儒生指生賴李忠也之策舉大槩議論故抹去不中之言而取之昔唐文宗時宦寺專權朝政皆出其手無有能言之者而劉蕡對策乃以直言以謂宮闈之變自此而生矣其時試官畏宦寺而不取有一儒生至上書以謂劉蕡下第我輩登第請授劉蕡云其直言萬古傳播此則不是非朴祥等事而只以大臣所啓之意言之故取之耳夫卓異之士言雖不中他日必爲大可用也上曰場中直言試官以爲觸犯而不取如唐時之事至爲非矣說經任權曰夜氣潛寂萬理會於心上夫人無存主之心息倦易生數御夜對則善端易生於此時矣夜短則已夜長時當數御也申錦曰古人云審取捨今所啓不中之言論其取捨則彥浩以爲不當取臣與權以爲當取數三人之中議論之不一如此况千萬人乎下人各陳所懷而入君之職則在於審取舍也史臣曰彥浩局量偏淺規



摸促狹雖有文墨間小技暗於大義常與同僚相對不展一懷靜嘿度  
日至以對策直言為非其人可知權亦非恢濶者稍有朋友之力故有  
是論也錦愛惜士林論議必正此言痛快詳盡豈非百鷲中之一鷲乎

○戊子

御朝講執義許遲正言表憑極陳安塘所言之非請罪之

上不從許遲曰初八日國忌初七日致齋明日乃當散齋豈必為觀稼  
之舉乎 上曰春秋觀稼專為農事是乃古人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歛而助不給之義也明日似不干於國忌故欲為之耳且非遊觀之例

也○傳曰金羅道淳昌郡都會進士取試日南原人吳夢禮吳夢義等

謂光州儒生以賓貢不當赴首倡作亂試官拘鎖擅自解出至為頑惡

令下去敬差管參議推考○御書講○命招政府院君刑曹堂上議死囚張孫

事仍傳曰聞京外儒生驕橫破毀人家或於試場論宰相臺諫是非者

頗多此豈細故也不特此也假托儒生恐嚇人物至於盜賊民財奸犯

民妻朝廷不計後日之漸徒稱在童所誤以至於今予意以謂無乃釀

成儒生之弊風耶且儒生議朝廷是非者此亦朝廷有不正之事故處

處有公論何以防其公論何以罪其公論者乎朝廷之事若盡出於正則

儒生自然感化何有如此之風乎此朝廷大臣等所共知也然儒生不可



以法律治之莫如父兄之所教大臣之子弟先教檢束於庠序不爲恃  
父兄驕橫敗道之事則其下儒生自化而變矣學官不能檢舉此雖可  
責於師長者然儒生爲不協長官則橫生他議顛倒毀譽至書館驛之  
壁故師長反制於儒如是而弊習其能正乎予意成均館四學官負負  
數甚多雖不能盡擇間用有物望知事體之士則師長嚴重而儒生亦  
畏服矣卿等所救此弊柳洵等議啓曰近來儒生不道之事甚多上  
之軫念至此臣等不勝喜焉變習之教臣等敢不謹受又啓曰觀稼事臺  
諫既以散齋請停不須強爲也臣等聞業已秋收無可觀之稼勿爲何  
如又以張孫事啓曰此乃李文昌爲牙山縣監時其奴張孫偷兵符火  
之推而成罪事也究其情實則非欲害其主只欲使其主罷職而已得  
閑遊故也其情雖可憎凡盜計其賊贓滿然後殺之者以其欲得財而  
害人故也此則非偷財物之例也何敢以盜論之張順孫告柳洵曰此  
欲害其主而盜之罪涉綱常不可全釋於是柳洵又以是意啓之光弼  
微笑曰此乃疑獄其主不知爲何如人也蓋疑其主憎其奴欲害之而  
叢狀也傳曰張孫處死可疑故問之耳依所啓照律可也觀稼事不見  
○臺諫啓曰凡爲小人初不爲小人作罪而無所懲戒故放恣而自不



知入於小人矣安瑋之言誠為誤國之言也今若不罪而無懲則非但有害於國其身亦有害矣傳曰安瑋事經筵時已言之然豈以言錯罪大臣乎史臣曰當是之時國之權柄都在臺閣大臣容默畏愼救罪目前或有進言自 上不信輒取失於臺諫於是體統不嚴朝廷不尊故安瑋常憤時弊慨然欲復古之相道而語其所親曰大臣君之腹心臺諫君之耳目腹心受病耳目雖明不能長久自古政權不在朝廷大臣而移在臺閣能長久治安者未之有也及入侍朝啓乃啓曰國是當在朝廷不當在他處至是臺諫駁之至於指為誤國小人其不分輕重而妄率為言如此 上亦未辨是非而疑瑋士林憂之持議譏之曰朴祥金淨疏意嚴明正直而臺諫指曰邪議其不計後日冊封中宮時大事甚矣請拿致朴祥等而閑導人君罪直言之漸使士氣沮喪又駁安瑋使大臣鉗口不言皆嘉諫啓之也○己丑 上幸西郊觀稼 命武臣試射賞賜有差○庚寅兵曹啓曰軍士喪三年內慮其閑遊而奪其保率故無願行者矣雖有願行者令其守令考察使無欺罔之弊傳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共之雖於其間不能無欺詐者三年通喪則何有間於士庶人哉依大典聽其願行者○辛卯臺諫啓安瑋



事不以憲府啓曰近者奴婢決訟事令外官分受而啓之諳練公事者豈多得乎不知其法者直啓而毀之若其大錯則該司當啓而改之是豈合於事體乎此是彼非是非紛紛色承旨雖不能盡啓六承旨分受啓之之意臺諫前亦啓之今後勿授外官使承旨啓之為便傳曰親啓公事數多故使文臣分授親啓未盡啓者僅十餘度也後則承旨自當啓之矣再啓不見○以柳子光妻朴氏上言下于政院曰從願以其子軫移配絕島可也史臣曰子光賊孽也自少常欲殺迹百計窺伺得遇先廟錄功至於府院君戊午史禍此人所戮士林斃盡於甲乙之辛猶為不足谷因時相宋軼疏陳又將一網打盡賴金世弼力叙奸狀於朴元宗竟死於謫中其子軫罪當伏誅而未減從邊軫弟房亦無狀自知不容乃縊死虺蛇必生虺蛇何足恠哉○壬辰傳曰辛兄文朴永昌朴永贊之罪非正犯乃緣坐也其得功初非因人乃已功則削籍太過還給如何後日議得時並議可也○承旨李自華啓曰允試取之事京外必於一日試取者欲令各道儒生自試於其道而奸偽不得行也今獨於全羅道退定試取則他道不中者必爭赴之雖曰有錄名入門置簿然於其間能保其無姦偽哉且無前例何以為之傳曰予之所言之意



則蓋以全羅上道未試取故耳今聞此言果如也○臺諫啓安瑋事及親啓公事事不見○癸巳禮曹啓曰全羅左道試取事今若改試則他道不中之儒必有冒入之弊矣若因此罷榜則其事重大尤不可為也莫若左道儒生棄而不取之為愈也傳曰可○臺諫啓安瑋事又啓宦者成胤因駕前上言有量移之命此人身犯大罪得保首領永屬極邊上恩至重自古永屬為孥者無量移之命今不可輕易開端柳軫身犯不孝罪在不赦而特未減不死亦云幸矣今以上言亦命移配古無其例憲府又啓曰造紙署官負李光胤則已罷而安潤禧則以在外得免然此紙非新造而進排其造必以潤禧雖云在外而在官時所造不宜異論請一槩罷之傳曰成胤柳軫事予非不知罪之大也斟酌其情而判下耳安潤禧則非如進排官之例罷職似過臺諫上劄極論瑋事不見○甲午受朝參○臺諫啓安瑋成胤柳軫安潤禧等事三啓不見○乙未御朝講侍讀官任樞曰上教以為儒生論議朝廷得失臣竊惟自古雖政治無可議之時必設敢諫之鼓建誹謗之木者朝廷之事慮或有非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事若不是則人言豈可禁止古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以此也誠以言者為非則人皆腹非而



不言上下之情終不可通矣典經鄭應曰草野危言得徹冕旒必皆  
樂聞然後朝廷尊矣下有狂言含蓄一毫念慮之間則其弊必大矣  
如此念慮須使絕無於心而博採衆論樂聞賤言則朝廷尊而上下之  
情通矣今者殿策取士時使各以所懷盡言不諱而終乃非之臣實未  
安 上曰予之所言非以儒生之言朝廷事爲非也但以朝廷之事無  
失則自然無下人之議矣故云耳領事鄭光弼曰儒生於製述之際各  
著其氣節而已雖有過越之言斯爲可樂而不可怒也雖至治之世小  
民怨汝詈汝何尤之有耶皇自敬德而已今以儒生之言當自反求無  
乃或有非事乎使之相戒飭當矣若以儒生之言爲不可則甚非也昔陳  
東之論議朝事者出於憤懣也國事至於如此則末如之何夫言路  
歸於臺諫亦是末世之事况歸於儒生乎○傳于政院曰今於經筵任  
樞等若以予有忌於儒生之言予已道其不然之意但恐其未盡解也  
其招更言之○臺諫啟前事不允○丙申 御朝講司諫金乃又持平  
蔡忱啟安瑋成胤柳軫安瀾禧等事不允史臣曰乃文朴野麤俗筮仕兩  
朝出入臺諫侍從者以不言得失不辨是非含容循俗以安身保祿爲  
事人皆非之但與兄弟和悅終始不衰典經竒遵曰今臺諫以謂關



係宗社故不暇計言路也臣意以謂言路豈在於宗社之外哉若  
上意堅定則凡事處斷自然下不搖動矣然有可言之事而人不敢言  
則必至於喪國也求言而輒罪之則臣恐言路自此茅塞矣蔡忱曰遵  
之言不料事體而啓之也臺諫非不計言路也但朴祥等以謂復立慎氏  
欲請追復久矣以章敬在世故未敢言之今則章敬升遐故啓之云若復慎  
氏則置章敬於何地况國本已定此乃大事故欲定人心而啓之非以  
言路為宗社之外而敢為啓者也遵之言無計較甚矣○大司憲權敏手  
大司諫李荇等上劄極論塘請快正其罪不允○丁酉 受常察 聽朝  
啓○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戊戌 御朝講正言表憑曰今別試  
殿策儒生多以臺諫為非大臣為是夫殿策必使儒生言朝廷之事公  
論不得不在於儒生然自古危言之士有以臺諫勸其危言者矣豈以  
臺諫所言為過乎章野危言果如是乎昔王鳳當權谷永劉歆之  
輩至於對策阿附言之王安石變新法之時阿附首薦者亦多以阿附  
宰相之言不可謂之公論所謂公論者如唐之劉蕡對策是也其時試  
官畏宦官而不能取今若畏臺諫則當不取也豈以阿附大臣之言  
為之公論乎其啓之者亦非也史臣曰憑有稽古之力未第時薦之



為參奉及魁殿試即敷顯要經席所陳類多錯誤今以安瑋比王鳳儒生  
 比谷永劉歆至謂若畏臺諫當不取云可謂中正之論乎欲使畏臺  
 諫如唐之畏宦官鉗口結舌然後於心安乎原其為人非陰險人也  
 學既不正又見誤於敏手也若無鄭應之言是非 上何由知之與經鄭  
 應曰臺諫今以儒生議論為阿附大臣不可謂之公論夫草萊之士  
 其於大庭對策之時平生含蓄之意必欲於此達之盡也其言雖似過  
 中而其意自以為是也故言之耳豈以一時所言為阿附大臣乎如是  
 云云關係國體臣恐有妨於言路而害於一氣也漢時谷永之輩亦是  
 然於宰輔者其所附會豈儒者事乎以此引而啓之甚不合 上曰儒  
 生之言未見其文故不知其言之也頃者侍從之人以謂是非宰相臺  
 諫云耳夫儒生不可使之不言不可以此輕重宰相臺諫也○臺諫  
 啓前事不允○已亥 上閱武于箭串觀武才騎射賜弓矢有差○庚  
 子臺諫啓前事又啓曰刑曹罪囚麻山全家入送于文川久矣今以  
 其父上言 命放夫賤口之事須下該司分揀入居自 上必不知罪之  
 如何而因上言以示私恩至失矣憲府啓曰評事崔世節撰集廳啓而  
 推之兵曹判書申用漑即其廳堂上豈偶然計而擬之大抵入之所厭為其



人而續續啓達至爲非矣請速還除評事傳曰麻山賤口之事自上豈能知之但見其上言則乃禁亂誣告事故慮其或有曖昧也人君獨察於位高之人而至於賤口不爲之所則無告者將何以伸理乎餘皆不允○辛丑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寅傳曰恩數不施心甚未安靖國定難功臣及大君諸君駙馬政府堂上府院君經筵堂上郎官臺諫注書翰林各隨品耳掩造給禧陵守侍官及參奉內官守僕各色掌等亦賜物有差○藝文館奉教許冷等上劄曰臣等伏以天下之所可患者未必著於目前而其機則藏於未形之中所可慮者未必見於當時而其端伏於未來之前待其著見而圖之曷若防之於伏藏是故能遠慮者乃無近憂伏覩 殿下以高明之德加覆隍之戒凡事爲節目之末皆欲致意於無患無慮之地而況未形未來者誠有所可慮乎夫史事有國者之所重也君德修否人物邪正時政得失風俗美惡凡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以書之故國家亦於史局之事無不備且盡矣但史官入侍入則常後出則常先其制禮之本意臣等未敢知之然而史官既出之後或有可記之事其將何以大抵人之藏乎心者不一乘間窺覘欲售其術者豈終保其必無乎臣等聞任士洪在 成廟朝一日



奏事既罷史官先出陰進誤國之言倘非其時史官止於閣外及聞而書之則孰知當時之奸術哉其術不能中於成廟而乃能中於廢主此殿下之所親見也如今聖明在上朝廷肅清萬無如士洪之為者第以前鑑不遠而其未形未來者又無窮焉此臣等所不能不慮者也且上之所教下之所言或有質疑之事時使史官錄日記以進臣等竊以謂未安雖父子兄弟之間不敢以史事相漏言者國之法也大抵常人之情不憚於為惡而聞過則必厭厭心一生禍必隨之然則孰肯直書不諱以取奇禍乎此史事之秘密不得不爾昔歐陽脩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必不敢書此言其覽閱全史之弊也今之書啓一事之出納有何害焉然凡事不可開端一開其端其弊必至於不可救此臣等所不能不慮者也若夫君臣之分不啻霄壤其所敬謹出於自然不待勉強必誠意交孚然後上下之情無有阻隔之患今之入侍臣僚皆俯伏而不敢仰視者是乃自然而然固非上之所使然也然古者有記人君穆穆之容勃然之色則必不如今時之禮也夫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在內者必見於外見於外者必於容貌舉止知之當其聽言敷教之際苟不審其



載色載笑之容則何以知 殿丁之在內者出於誠否也此臣等之未  
便也且中使凡傳命亦慮其訛謬况中使傳于司謁司謁又豈能傳  
于外也此臣等之所未便也且於常察朝啓使史官伏於殿外凡論議  
可否之事遠不及聞史官時或越位而進在史官雖不得不爾其於朝  
儀為如何也臣等亦有所未安也臣等俱以無狀忝在史官不能盡職  
之罪將無逃於 聖鑑矣但以未來之所可慮當時之所未便者有關於  
臣等之職故輒冒天威敢陳狂瞽至於思患預防審處之事惟在上  
裁○臺諫啓前事傳曰成胤柳軫姑勿量移麻山事其令問于該司世  
節其勿改差安瑯事不允○臺諫上疏曰伏以宰相位高勢尊朝廷之  
上得與抗之唯臺諫耳是以宰相自非大賢遠識鮮有不惡臺諫以其  
得與已抗而使已不得自擅其所為也雖素號名士常以諫諍自處者及為  
宰相亦不免此態導其君於拒諫陷其身於誤國而一時入主苟非明  
見則亦未免不為所惑者昔歐陽脩知諫院與蔡襄王素余靖同心盡  
言世號慶曆四諫官及脩察政首發崇奉濮王典禮妄引經據排抑呂  
誨王珪等正論至謂誨等誣君以惡而買虛名王安石初在臺閣侍從  
每為人言唐太宗今臺諫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及



入司政事而同時居諫職者孰安石此言遂列奏請舉行安石不許曰  
是又益兩察知政事既已變亂法制創出三不足之說以誤其君脩及  
安石學問文章高出一世而行事前後絕異若兩人者是無他欲行其  
計而遂成自用之心也卒至陷英宗於過舉基靖康之禍難實二人爲  
之也世之宰相自非大賢遠識必惡臺諫如古人所謂盜憎主人勢所  
必至以其人主聽諫而知己之非則非己之利也故苟得其間必進邪  
說以要其君使不信臺諫之言然後已得而自專之也安瑋之立朝不  
為不久其為臺諫者亦非一再非不知人主不信臺諫之為不可而近者  
乃進啓曰臺諫之言不必盡從是瑋之心以為己為宰相可以自專而  
所畏忌者只臺諫公議而已臺諫公議不見信於 殿下然後己之  
心可遂而無所忌憚也欲置 殿下於拒諫之地而已得以自遂此豈  
宰相之道乎瑋之情狀有不難知而 殿下欲諉語勢之錯 殿下果  
以瑋本無沮抑臺諫之心而偶錯其言辭耶後之欲沮臺諫以肆其志  
者皆藉此以嘗試於 殿下而乃諉諸言錯而不之罪焉則後日儉邪  
之徒無所忌憚嘗試之必非一端 殿下亦浸浸然漸墮其計矣此臣等  
所甚懼也 殿下教以謂瑋實有邪意則豈敢公言於朝廷也臣等以



謂世之儉人陰進其邪說惟於暗世者有之然秘其蹤迹不欲人知猶知畏公論而有所縮也瑋則公斥臺諫略不為難實無忌憚於朝廷也殿下以其公言之而謂無邪意此瑋之計行而後之如瑋者孰不託以公言而售其術哉 殿下教曰大臣重則朝廷重大臣輕則朝廷輕若以一失輒罪大臣則重大臣之意安在臣等之請瑋罪者亦欲使朝廷重也朝廷重則大臣重矣瑋以大臣沮抑公論以啓 殿下不信臺諫之心人主有不信臺諫之心則其害何可勝言瑋之敢為此說其為蔑公論甚矣瑋之罪至於如此而 殿下曲為之容 殿下重瑋則有矣非所以重朝廷亦非所以重大臣之道也 殿下教曰予已知瑋之非不須罪之 殿下既知其非則當治其罪而懲之而留難至此 殿下所謂已知者臣等未信也近日臣等所論成胤等事亦 殿下所當快從而尚未蒙允是 殿下拒諫之漸已兆而瑋之罪至此尤大矣伏願殿下快正其罪以彰 殿下從諫之明○癸卯下臺諫封事而傳曰安瑋之意欲其從衆論而已非區別朝廷臺諫也○下藝文館封事而傳曰當以史局為重云者當矣但日記有不得已相考之事則下人亦啓請考之豈以此而史草不正乎○大妃御宣政殿 上進豐呈 命饋二



品以上宗宰弘文館臺諫承政院藝文館兵曹都摠府堂上入直諸將  
于仁政殿庭○臺諫啓安瑋事不允○傳于政院曰藝文館上疏云朝  
啓時伏於閣外未及聽聞云果如是則坐于楹內而記事之時進前可  
也○甲辰慶尚道觀察使洪淑狀啓曰右道宜寧生負進士鄉試都會  
赴舉儒生百餘人於試取前一日突入棘圍門揚臂極目試官云醴泉  
舉子二十餘人以相避來赴豈盡相避必是其郡守文教全為試官故  
知情率來云云又於試官坐處奪取都目錄名冊下庭列立詈罵又奪  
醴泉舉子四祖單字燒之於東軒庭中而去傳于政院曰今觀儒生之  
事甚為駭愕如此作惡之儒生窮推首唱之人以治其罪則自可變也  
賈從罔治可也○傳曰麻山事因臺諫之言令刑曹考之其罪果非一  
端雖不放可也此則已矣但爾等曰賤者之事上不可知之云此言雖  
似小而實為失言百姓皆是賤者上有人君下有官吏日所為莫非  
民司百姓如有所究人君以為賤者之事雖有許究不為分辨則下情  
不能上達豈不關乎掌令金瑛正言朴命孫等聞傳教而啓曰臣等非  
請賤者之事自上不可伸理也夫賤者以不實之事巧飾萬端而言  
之若欲人人而濟之是乃小惠而日亦不足故敢啓仍啓安瑋事不允



○京畿坡州高陽交河地震○乙巳咸鏡道宣諭敬差官閔壽于復命啓曰黃衡等暫知李挺豪所言惶懼將欲避嫌而退臣下去宣諭黃衡聞教曰上教至此不可以形迹避嫌遂止人心安靜矣傳曰知道○丙午臺諫啓安瑋事不先憲府又啓曰慶尚道儒生推考承傳云贊從罔治至為未便近來儒生之頑慢莫其慶尚道尤極所當痛懲姑使一一窮推則首從自然分辯若先使贊從罔治則不獨儒生視為常事推官亦難於推覈矣傳曰儒生多至百餘人若盡推覈則道內必騷擾故贊從罔治爾非有他意也然則去贊從罔治四字○丁未傳曰昨夜大雨震電今乃十月節也雷已收聲而災變至此豈無所召至為惶懼○柳洵鄭光弼金應箕等啓曰冬月而雷豈無所召方今在上有何失德臣等俱以無似在職未安敢辭傳曰若大臣則勉於謀國安有所失乎皆予涼德所致其勿辭仍傳曰慶尚道儒生作亂事大可駭愕儒生窮養而達施者也聞在生時有偷雞撤簾之事而未聞若此之甚也非不知用之以刑也不可以凡人待之故寬容而不之罪彼儒者若能感悟自戢則善矣大抵以德化人而有不化則刑以治之古之道也柳洵等議啓曰設科舉以得人才此國之重事也試場作亂者不止一二



處固不可以卒革弊習必須重治首唱然後可使懲戒矣柳洵且以老  
病辭職不允○推刷都監提調鄭光弼啓曰軍資監婢未非等移屬內  
需司而前者下教云未非等依大典續錄之法以內需司仍舊不動可  
也但如此奸詐者用術投屬至爲未便請還本役傳曰今若私賤投  
託於內需司則還本可也此則非如此例也○臺諫上劄極論安塘事  
不允○戊申臺諫啓安塘事不允史臣曰修撰金絀來政院吏曹佐郎  
閔壽元曰臺諫雖駁安塘豈真有沮抑之心乎無乃過耶金絀憮然曰  
眞得宰相之體也李弘幹稱嘆不已○瑞山居生負趙益堅保寧訓導  
黃縉因求言上疏陳弊皆下該司史臣曰兩人之言雖不關時不示褒  
獎何以采草野之善乎○己酉臺諫啓安塘事不允○僉知中樞府事趙  
舜請歸養傳曰其差近處守令○夜三更微雷下雨○庚戌臺諫啓安塘  
事不允○辛亥臺諫啓安塘事不允○壬子臺諫啓安塘事又曰來初  
二日親閱當矣近有災變請姑停之傳曰安塘事不允習陣非娛樂遊  
畋之比以謹天戒欲停之未知其意也○大司憲權敏手等上疏曰伏  
以 殿下臨御以來災沴變異頻出疊見殆無虛歲而今年彌甚當正陽  
之月繁霜雨雪今茲季秋將晦冬律已應而乃於二十四日二十六



日夜雷電暴作謹按張載正蒙曰陰氣凝裊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電蓋霜雹者陰之類也雷電者陽之屬也純陽方運而陰沍千之純陰凝閉而陽氣發泄皆陰陽失節變之大者夫天以二氣化生萬物定四時成歲二氣或錯則四時反序而歲功不成人君繼天出治亦有一陰陽而已喜為陽而怒為陰動為陽而靜為陰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朝廷為陽而宮壺為陰雖未可指以某事之失某災變應之作於下動於上陰陽之氣隨類以感亦所必然嗚呼喜怒哀動靜之間進退消長之機為端甚微而其發甚遠至於朝廷之上顯而易知宮壺之中隱而難見顯而易知者容或可勉隱而難見者尤為難保自非操存謹獨守之以精一行之以剛健光明中正與眾共之而一有非心思念萌焉不待發於事為而亦足以傷天地之氣潛藏隱伏於冥冥之中而明揚顯露於昭昭之際甚可畏也然此在 殿下沉潛默識而體察之耳有未可以口舌爭者 殿下其亦動念及此乎嗚呼致災之由其事既往弭災之道在所以應之如何耳 殿下所以應天宜無所不用其實至於庶政之闕小民之怨皆足以召變舍民以言天不可以言智方今上下委靡頹惰之事莫不然而軍政廢弛為患滋甚脫有緩急誠可寒心



平安咸鏡兩道西連上國北接野人實國家雄藩而用武之地自祖  
宗朝軫念有加常以地廣人稀時抄南郡多丁者以實之罪犯全家亦  
一切徙焉其抄入者酌限復戶官給廬舍什物已有法條而犯罪者獨  
無是例纔到配所即加拘令少有不及鞭撻隨之力不能支因以逃散  
者項背相望當初雖以罪見徙獨非赤子而迫令流離至此乎加以守  
宰多非其人懲斂無藝而民不能聊生而託為私賤者其勢稍康遂相  
與投入權豪甘為僕隸比聞見任兩界者自守宰邊將下至軍官或稱  
元居奴婢或稱捕得逃者公然括出略無畏忌此豈盡已之奴婢哉不  
過招誘避役無歸者陰加傳會而不然則請囑所在守令欺其疲弱壓  
勒為賤耳夫兩界之民有限而見任往還無窮以有限之民委諸無窮  
之域而莫之知禁將恐邊民盡託私賤國家所以實之者雖勤而無所  
及救矣臣等之意以為其犯罪入徙者亦令限年給復使得安業而私  
賤之居兩界者亦勿許本主率來違者罪之其稱逃漏者所在縣邑毋  
得擅決申報觀察使轉聞于朝廷詳加考覈以杜奸術則新徙者免流  
散之苦舊居者無投賤之弊邊鄙自爾實矣下三道與倭奴密邇其防  
備之策在所當急在

祖宗朝徵麗李之患乃於公海之地度其要害之



處列置營鎮設爲僉使萬戶而領之但厥數猥多注擬之際勢不得精率以武藝雜類補之無賴之徒紛然雜進有目不知字手不執弓而見除者頗多其初得之也志在於媒利及其得之也剝膚椎髓侵奪萬端所管軍卒公然解放月懲價布輸載其家又用行賂爲他日之地其有疲困不即贖納者託以開番文移交錯侵虐備至轉輾買賣失業流離者不知其幾起怨傷和莫甚於此時其救之之道當何策而可乎夫文以治內武以勘亂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國家並用之道非不至也然其出身武科者隸于訓練院名爲權知叅軍每年冬夏都目僅三員去官由是沈滯日積近者十餘年遠者數十年方得叅職其不與權知之額退處鄉曲家居終老者不可勝計臣等之意依古事合司僕寺軍器寺並訓練院爲三館出身武舉者悉分隸其未入額者不計資級高下出補萬戶僉使考滿而滿還入已次則彼亦愛惜前途各自勸勉不至如前日之甚而用人之路廣沈滯之患息矣夫授之以事然後知其能否投之以難然後觀其心智當平居之日不有以試之預爲儲養每當除拜常有無人之嘆此當今大患臣等之慮正爲此也嗚呼人無釁焉灾不妄作其作也既由乎人則其消也又豈他求哉特在 殿下一念之間事



有大於是者而臣等獨舉軍政一事者其大者 殿下所當自省軍政  
可當今巨患而弭災之一端故取讀 天聽伏惟 殿下留神焉○大  
司諫李昉等上疏曰伏以天人之際精稔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  
作於下象動於上苟無其事變不虛生人事必先有所失然後天變  
生焉變異必先為之兆然後禍患應焉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豈徒然  
哉自古人君雖在無災變之時其所以修德正事未嘗少有怠忽故能  
消災於未然之先至於不幸遇有少異必恐懼修省以能消變於將然  
之際蓋消未然之變非上智則不能應將然之變雖中才可勉既不消  
未然之變又不應將然之變則終至於不可救而已 殿下即位以來  
災異變故無歲無之天文變易地道不寧陰陽錯行寒暑失節雪霜不  
時李梅冬實山崩水溢牛生五脚雌雞化雄天之所以譴告者至矣而  
猶以為未今於冬節之後大雷電兩雹幽王之詩亦不過是其詩燿燿  
震電不寧不今又曰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正 殿下恐懼修省之幾  
也天心仁愛人君如父之詔子人君敬奉天心如子之事父父之於子  
雖見其有罪不敢遽絕必加教誨而欲其自改天之於君雖見其有過  
不敢遽棄必示譴怒而冀其自悟是知人子自非大罪父不遽絕人



君自非大過天不遽棄皆欲其改悟而全安之者理所必至也人君遭  
天變異少有失常當自刻責不敢有戲豫之志常若父詔命之則天之  
譴怒安有不解者乎今灾異沓至至於如此天之所以仁愛 殿下者  
至矣未審 殿下所以應天之者果何道耶人主於萬事固無所不當謹  
而尤所當謹者人所不見不知之地也心果有私人誰不知必至害政  
身果不正人誰不見必至害事人主常居宮禁之中所與處者非宮妾  
則宦官而已非有法家拂士之所糾正必至於放肆而已亦莫之知豈  
不深可懼哉古之王者莫不正心修身以齊家以為治天下國家之本宮  
闈者王者之家也宮闈之政正然後天下國家終可定矣宮闈之間  
隱微之際若少有非僻之念或萌焉則左右陰邪之徒得以窺察而乘  
間抵隙迎合繡縫各自為地無所不至此宜人主之深戒也 殿下每  
於居閑處獨之時勿謂人所不見不知而常若臨群臣聽朝政之際慄  
慄兢兢不敢怠忽而一舉動一施為坦坦蕩蕩與朝廷無間則 殿下  
之心自與天心無間矣如是而天變之未弭者安有是理哉伏願 殿  
下留心焉○癸丑傳曰初二日習陣時勿舉樂○傳曰冬雷之變若此  
而兩司亦上疏言之其以恐懼修省上下交修之意下傳旨于議政



府○答臺諫疏曰今觀上疏至深且切予深嘉焉所論之事予當舉行然此似新立之法故當議于大臣等處又傳曰近有冬雷之變必不虛生子深恐懼民之冤抑可以致災此正上下交修以伸民冤之時也予以所及知之事言之如靖國功臣削籍者甚多其他雖不足論朴永昌辛兄文朴永賁以罪人之緣坐並削勲籍緣坐之罪雖不可免還錄勲籍何如李塌當初亦依尹璋等類例削勲籍後觀其疏疑亦有冤并還錄何如近觀人物可用者甚少甲子律詩榜人不用於清顯之職其中必有可用者於國家待人之體何如近觀軍額之耗固非一道如伴人之數甚多限軍額卓成之間京中京畿良民各品伴倘定數口傳此救弊之一端也往者各司書吏自隸依大典之數餘皆定軍役之法甚當其後反毀其法復如前時國家軍卒與各司衙前孰為輕重欲增軍額在所當勉史臣曰伴倘之弊 聖念若此而人之務欲多占良可痛也又曰 上念如此可謂不忘於心然人君之職貴在得人此有司之事其細瑣之事不必留意而自無矣○傳曰習陣事前日臺諫言之而今有雷變心甚未安勿行可也○大雷電以雨○臺諫極論安瑋事不允○臺諫啟曰頃者連日有雷變夫冬雷者異之甚者今日詣闕亦聞雷



聲無乃自 上以為尋常不加敬畏故天又譴以災變耶如避殿減膳  
 罪已求言節目亦未聞也傳曰二十六日雷變之作固非偶然故已將  
 未安之心言于政院及大臣處耳今又大雷驚惶曷已且在上者當修省  
 恐懼在下者亦不可不謹當相與儆戒曰無乃在位者非其人乎民怨  
 起於下乎詞訟牽制而或未得分明處失乎嘗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如  
 避殿減膳等事似乎不求諸實而先行文具故未及舉行耳

十月甲寅朔慶尚道慶州武科鄉試試取時舉人盧應世者與其徒五  
 十餘人以宋濂為賓貢歐打作亂試官不能禁止未得試取觀察使啟  
 聞即下憲府命前去兼執義金協推之○弘文館副提學金謹思等上  
 疏云今月二十一日坡州交河地震又聞慶尚道咸昌縣人家有三足  
 鷄生嗟夫陰靜而地動冬立而陽盛物常而妖作非常之變疊見於一  
 時在古字聞變異之作諒非徒然事感於下應猶影響昔宋仁宗時地  
 震韓琦以為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此女  
 謂用事之應龐籍以為政有差失人情有所壅蔽也張方平論雷變以  
 為雷當以二月出八月入雷本陽氣有人君之象故先時而聲猶陽不  
 閉蔽發洩無度也漢孝武時彭城人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



人言則難生妖臣等探天人之情參古今之論以原厥罰之本則豈無  
所召而然人情之壅閉君道之差失固不可謂無而宮闈請謁亦安敢  
保其必無乎宮禁雖密天監甚昭 殿下倘有一念之私猶足以上動  
天譴况今中闈位曠內政無屬一有所偏妖幻百出願 殿下先事以  
戒以循天意臣等聞先儒胡宏曰養太子太子不可以不慎大本正然後可  
以保國賈誼亦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  
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臣等伏聞元子常處外間不擇賤閭肌血未定  
遷徙靡常此豈輔養之道乎雖在襁褓未有知覺古有胎教况今自就  
歧嶷之時乎宜早入禁中自在襁褓教養有素孩提嬉弄罔接非度左  
右耳目無非正法則習與性成雖欲為不善不可得已臣等又聞人君  
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三公也國家自廢署事三公之任始輕駸駸至  
今徒有虛器豈不痛哉三公命職知在國典關决雖廢體統猶在而類  
靡苟且循循退避徒有其位而不職其事及遇災變輒以例辭不幾於  
欺誣耶頃者臺諫侍從言之請使三公一坐都堂進退人物論議國政  
殿下既賜允許而猶執小嫌蓄縮不為此雖三公曠壞之罪亦由 殿下  
委任責成之未盡其誠耳臣等伏覩 殿下求言之誠有所未至也



人之識慮有淺深是非或不定要須人君兼聽博採可者用之不可者置之然後能盡物情若欲使人入而合意言言而當理求言之道不已隘乎日者朴祥等以疏陳譔妄罪至徒役言雖可罪聖王未嘗以言罪人言之善者未聞虛懷迎納以廣言路而言之譔者輒繩以罰臣等恐人之杜口而不言也傳曰近來災變彌甚予亦懼焉其曰宮闈之請謁豈無乎予不知其果有先事以戒則可矣若教養元子之道予非不知雖使養於閭閻豈忽易而然也且二公日坐都堂甚可故予已允矣而大臣則以近不為而辭之方求言而遂因臺諫之請乃罪朴祥者卿等已悉予意災變日甚是予否德所致夙夜未安卿等所疏之意更當體念○傳于政府曰天之於人雖藐然若不相于而感應之理捷於影響未有人事不失而天示變異者予自踐祚以來宵旰夏勤恐獲戾于上下而顧德不類無以上當天心災變之作一月再三乃於九月二十四日夜大雷電以雹二十六日夜雷又發聲三十日夕且電且雷今當閉藏之時洊有震驚之災變不安生豈無所召予甚驚懼中夜不寐永惟厥失思所以仰答天譴而未得真道此予修省之實未盡而然耶言路未廣而情不上通耶民不見德而失業者多耶刑罰不中而獄多冤



枉耶用捨顛倒而賢愚混進耶教化不明而傷敗彝倫者多耶紀綱不  
震而國人不畏邦憲耶禮讓不興而卑陵尊賤妨貴耶元氣不厚而俗  
薄之風成耶致此之由罔不在予昔成湯自責而致雨周宣側修而銷  
災是知應天以實災不勝德也今自朝廷監四方在職者庶幾體予至  
懷同寅協恭交修不逮以盡弭災之道○臺諫再啓安塘事不允○刑  
曹判書李繼孟以病呈辭傳曰今方有災變刑獄之事甚緊其適之○  
乙卯領議政柳洵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啓曰近來陰陽失序  
冬月雷動至於再三災不虛生必人事失於下也 上之勵精為治至  
矣天之譴告實由臣等不職臣等聞侍從以三公不能為職任之意啓  
之其所啟當矣在職未安請辭傳曰冬月雷動至於再三予亦未安弘  
文館以日坐都堂為言前已言于政丞等處耳雷變專由予之不德三  
公有何所失乎其勿辭柳洵獨啓曰臣以事廢朝今為首相年益衰老  
耳聾尤甚豈可如此面居此任乎請頒 命適以賢才合當之人置之  
傳曰勿辭三公仍付標于大學衍義范祖禹擇配匹之議而啓曰今者  
中宮闕位主內治不可無也今雖不可冊立然其事甚重臣等閱古書  
見此議論純正欲預養 聖慮而啓之耳傳曰頃者弘文館上疏雖不



言當冊立之請而以中闈以曠為言此乃預為警戒言之至當中闈雖云久曠有何害焉今政丞所啓亦當矣予聞成宗朝恭惠王后昇遐其年即擇處女三年後定之此則國本未定故也今則國本已定不必汲汲為之但以闈內已入者與各別選取之意政丞不分釋言之矣然三年後名門賢德固當擇之○臺諫啓安瑋事憲府獨啓曰刑曹判書李繼孟以病呈辭即命適之甚為未安大抵朝臣罷勉國事者少欲閑退者多刑曹務煩故必呈辭矣然現然之病而適之未便傳曰安瑋事不允李繼孟病之緊不緊予豈知之觀其狀辭以為病勢沉懸不可計日差息今方有災變之時刑獄事重不可無長官故命適之今當察其病勢傳曰李繼孟病之緊不緊察之以啓○丙辰政院啓曰刑曹判書李繼孟病勢緊否使院察之宰相之病遣醫負看審似乎摘奸不可為也但宰相呈病則有給由調理之例傳曰給由可也○領議政柳洵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右贊成金詮右參贊南袞兵曹判書申用澆吏曹參判沈貞禮曹參判成夢井等奉召會賓廳傳曰昨聞大臣所啓而考大學衍義付標之事則齊桓葵丘之會毋以妾為妻哀公將以妾為夫人宗人釁夏對曰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魏文將以鄭



貴嬪為后中即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為后御史潘好禮爭之  
又有范祖禹言於宣仁皇后曰納后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  
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卿等  
以是為言曰嘗今中宮又曠留念於此預為指向此必以為勿以妻為  
妻欲防爭嫡覬覦非分之心萬世之禍擇納正后其意遠且至矣予意  
甚以為然但我 祖宗朝故事則正位有缺預擇納處女累人勿論新  
舊淑儀擇其賢德三年後定位假今已封淑儀之人名分已定故不可  
陞封則可擇正后一人預定納之然則非但儀禮多端而其賢未必可  
知也若欲擇其賢德今當擇納處女二人姑不封淑儀而見其賢德定  
一為后使其餘自為淑儀可乎然其供上等事必稱淑儀不封淑儀而  
稱淑儀何如雖非今日之所急卿等若欲不紊名分何為而可乎其  
所論之意予不詳知故更問焉此事似難依 祖宗朝之例亦何如柳洵  
等合辭以啓曰此事甚重使承旨面對而出納何如傳曰當面對 上  
即御宣政殿引見柳洵鄭光弼金應箕金詮南家成慶井等柳洵曰今  
之冊立中宮國家大事雖非近日所為於 聖慮當預計臣見大學衍  
義范祖禹等正論 上須知之付標以啓此事 上須依古禮真西山



雜引古事專以無以妾為妻為主古之諸侯一娶九女三國往勝一人  
為妃其妃闕焉不以次繼陞者一時儕輩陞位則下之尊敬必不至故  
以此為慮也且國本若已一定而亞者陞為尊位則抗嫡而國本亦必  
有難故如是為慮也後世繼立雖云成例然不可以儕輩陞之新擇立  
之然後無抗嫡之事而宮中皆以新心尊敬體貌甚當故付標啓之耳  
鄭光弼曰臣等所懷柳洵已盡啓之矣大槩以為范祖禹之言乃是正  
禮故欲使 上依正禮而行之也今國本已定元子雖在幼冲人心則  
大定臣之心常以為諸王子雖多嫡庶上下之分如天地之懸絕可也  
且繼主中宮不以已出為私而視元子猶已出然後可也而正禮又如  
彼故以臣之所懷啓之 上之內政固非偶然豈有是事然繼主中宮  
若以為此則已出而彼則他出一片之念萌焉則事必大乖矣且後生  
王子亦以為吾亦正出彼亦正出云則國家生民之禍終必慘於鏌鄣  
尊重正嫡非徒合於正禮而萬世之慮亦重 祖宗朝雖有陞封之例  
實未合於正禮而時勢亦異其時國本未定故無逼僭之心今則國本  
已定當為萬世之慮 聖心宜先有定向故啓之耳金應箕曰臣等一  
時同議故其意亦同今者國本已定嫡庶之分須使分明若不分明而



紊亂則其終必有可慮之事使嫡庶之分隔絕可也鄭光弼曰此事既有古例而國家典禮亦不可謂之無也 慈殿在上若廣擇而見之則豈不知其賢德乎柳洵曰欲知賢德之教至當當初選擇之時 慈殿屢見其德容威儀則賢否可知不須在宮中日以然後可知也 上曰衍義古人之論實萬世至當之言也正位若不嚴峻則窺覲之弊必多但納妃若一定則不可輕改賢德又不可一朝知之故 祖宗朝不即定而入宮中日以然後定之側室已立名分者陞封既為未便而新人未可遽知其賢德且未知大臣意向故問之光弼曰所謂隆禮在我國五禮儀亦至重 慈殿在上當見而擇選門戶亦不可不擇雖云士族村野家門不可當之古禮擇妃必先代聖王之後者擇其有禮法之家也今須擇朝士有禮之家柳洵曰門戶必須擇之公卿朝士豈無有禮法之家其初選擇也累使出入則其舉動之間敬畏與否豈不可知才德有無亦不難知光弼曰旬月間入宮中 大妃見而擇之自初待之不如側室之例亦不妨然不合於隆禮之事也 上曰正禮之事大臣言之當矣族姓自然可知而女德不可即知故欲預入宮中而擇之矣柳洵曰 上之憂慮及此至當若無德者繼立而以已出他出為指



向則國本在焉終有至難之事鄭重擇之可也南容曰大臣所啓皆忠言至計而上不時殿坐虛懷聽納實宗社之福也國家安有如是重事乎今國家有厄故宮中正位有闕繼治名分當初正之可也夫治國之本在家欲治其國必須先正一家之事嫡庶之分不可紊亂也近來天灾沓至雌雞化雄南道又生三足雞古書皆云近女禍也古書雖不可牽拘取信然內政尤當嚴峻而自初使無窺覷之漸也是亦應天變以實也柳洵曰近來灾變甚多古人云天心仁愛人君欲使人君警戒而不為非事此言當矣臣本庸甚不能使國事得宜念慮之間常懷恐懼灾變惟人所召應天以實之事上亦所當勉勵上曰近者衆灾沓至而今有冬雷之變至為未安柳洵曰近來風俗至惡科舉取人國家大事今聞外方有舉子作亂停罷不試此古之所無事也儒生所為雖指為狂童然此事甚關不可以狂童而寬其罪也金銓曰近來天灾甚多在公卿之位者孰不恐懼付標行義以進者重正始之道也古云造端乎夫婦又云生民之始萬福之原若使嫡庶之分少有紊亂則其終禍患必大矣祖宗朝故事則雖有之時勢有異不宜於今也今者元子幼弱尤當慎重之際也若能慎重則雖不預入宮內而可知賢否且隆禮有期限初不



正名分而以在宮中亦不可也成夢井曰國家不幸中位早缺擇妃事  
何以爲之有識之人皆以為慮即今教曰名位已定之人不可陞封當  
別擇之此協於衆望而人心所快者也 祖宗朝事時勢有異臣未  
知之以我朝五禮儀見之則如納采納徵遣教書等事援引古例無  
有權宜之事 上意今已定之若欲擇賢德則當見詩之關雎一篇可  
也其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又云轉輾反側  
周之一國皆以擇配為心如是其至也以後利害計之則真德秀范祖  
禹之論無出於此以禮言之則五禮儀無有權宜之事留念於此可  
也南褒曰立后若不合物情則人臣之欲言者豈啻一二者但以人主意  
向一定則在席間事難以口舌爭之又若畏禍則雖有所懷亦不敢言  
是故古之能言者只有棧潛潘好禮而已今日名大臣面對情志相孚  
實稀罕事也昔李泌言於德宗曰陛下還宮勿露此言如此 宗社  
大事只與大臣議之而存諸心上勿宣露禁中而默定焉可也光弼  
曰擇妃之教臣等已悉矣元子培養事依 成宗朝例使知民間疾苦  
及物情而出寓也然 成宗朝亦以為難而姜希孟之妻至賢希  
孟亦知古事禮法之宰相而家計又不窮故使元子出寓其家然



何以知其民間疾苦及物情乎頃者侍從已啓此意矣臣意以爲元子何所取法乎須於宮中養育而使上之公事處決及待宦寺待宮妾接大臣接臺諫之道示而效之可也古云豪富之家鮮克有禮外間有禮法之家豈易多得乎元子今雖年幼國本當持之以重也金詮曰須自孩提而保養可也古有胎教况既誕生乎出在外間至爲未安光弼曰文川副正乃南川君之子有何取法上曰此意侍從亦多言之古事如彼故時雖在外豈不入內乎光弼曰以常人之情言之父母及諸母間親愛道理亦在宮中然後可知柳洵曰世宗朝八大君在宮中生長臣已聞之雖諸王子亦當養育于宮中也成宗朝雖不如是而世宗朝事猶可倣而行之今使出寓閭閻至爲未可雖王子翁主亦所未安况元子乎如光弼所啓而有文獻賢宰相家則已矣若無禮法之家則尤不可使元子移寓應箕曰易云蒙以養正童蒙之時須以正道養保閭閻之間言語舉動何所取法乎養于宮中可也○柳洵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旣余詮南袞沈貞議作罪入居雖非勒令之比若不存恤旋即逃散則殊無實邊之意且兩界邊民投托私賤者前已立禁其存恤條件及申明舉行節目令該曹磨鍊施行武臣去官之路雖不如文



臣分三館之例然舊章不可輕改但令吏兵曹隨闕遷叙用之多途則雖不立別條武臣仕路不至沉滯矣京中及京畿各品伴倘甚多軍額之耗未必不由於此各品減三分之一悉定軍役爲當各司數外書吏自隸定役事亦令該曹依前受教詳加搜括悉令定軍何如又啓曰叛逆國家大罪故緣坐之法從古所爲朴永昌辛允文朴永蕢雖曰有功緣坐之法不可毀也李堦事前日見其發明之辭故臣等已知其情然其收議之時以爲當削其勲籍通其仕路故今得從仕矣還錄勲籍則不可甲子年以律詩取人其題不正若不赴製則已矣若赴舉則不得已隨其題意而製之自今觀之則雖似非矣而其時應舉者孰不以是製之初雖令不叙清顯之職豈可以用此法今可通其仕路也軍額甚少未必不由於伴倘之多數上教欲於今後定數給之然則軍額不即阜盛矣不若已給伴人減三分之二也又以辛允文妻上言防啓曰雖言其夫之功如是今豈可閱實乎黃衡啓彼人大都哈等轉賣我國烽燧人請置重典事兵曹曾已受教矣然舊所不行之法遽令行之則必有懷不平之心者矣况今拘留莽哈之後彼人固已不平於心斬刑廣示今不可爲也鄭允謙啓本漕軍水軍通合事是乃留意於水軍苦役



也。遽以漕軍合於水軍，則漕軍之心豈以為安假使合焉如忠清道則已矣。他道勢有所不可，此不可為也。抄發烟戶各浦築城事，今該曹斟酌為之可也。傳曰：納妃至重之事，大臣之言。慈殿不可不知。故即啓之，則教云：祖宗朝欲見賢德而預入處女，未可知也。然當依大臣所啓而為預令之出入，見其宮中威儀諸事可也。他議得事皆知道，但辛允文等事其初定罪之時以為定屬，故削之矣。今方伸寬之時，可還錄耶李塌人物可用，則亦可還給矣。甲子榜詩題予亦見之，欲赴舉者不得不隨其題而製之。今依所啓而用之當也。伴人事予意以為伴倘皆是無役故軍額，阜盛間稍稍減之，則軍人必得保人矣。欲定數者以此也。今若即令除已差而給之，則恐有寬抑而紛擾。自今以後漸次除之，何如？大臣等更啓曰：緣坐人還錄勲籍固不可為也。中原之法亦如是。今不可搖動李塌發明上書者，以其異於尹璋等之意，達於上前而已。非欲還錄勲籍也。且不可輕易與奪，但其人物可用，則用之可也。伴人事京畿自隸羅將不能充數，至於其隣里皆逃散，不可不減三分之一也。今雖除已差給之人，孰有不平者乎？須依此為之。然後可以蘇復矣。且各官尤無人吏之邑，如天使一路長湍坡州高陽等處，則亦可全數。



減之也傳曰他事皆知道但李場上疏之意雖不可知然其人物可用則其嘉善之資還給何如大臣等啓曰或令還給前資或令新拜其職可也傳曰知道○大司憲權敏手大司諫李荇等上封事曰伏以公論者國家之元氣不可少撓一有所撓元氣亦隨而喪其不可輕也如是殿下既挈一國公論付之臺諫朝政得失人物臧否使得以盡言而殿下推誠而信之虛懷而納之者皆所以爲元氣計也爲大臣者亦當以公論爲心保護一國元氣而安瑯乃敢先欲撓之挫抑臺諫無所畏憚至以錯誤片之而導殿下不必盡從此實公論行廢之幾治亂消長之所由分也所關至大不可苟容而殿下猶以重大臣爲解是殿下徒循其名而不知所以重之也夫瑯固非不識事理者非不知公論之不可撓臺諫之不可辱其敢於爲是者其初自計必以己爲大臣殿下必不之罪而國家公論亦無如已何也殿下果且優容殿借曲加寬賞比瑯之說所以行而後之如瑯者亦必以此爲格例肆爲邪說排斥公論無所不至殿下復以大臣而貫之甘爲所欺而不悟下欺其上上受其蒙蒙蔽日滋是非日亂國事其終奈何夫人主之於大臣以言語之錯輒加譴責固不是美事如瑯之自是無忌沮



毀公論非出於語言之錯明矣。殿下所已洞照而推諉以語錯小失  
臣等恐。殿下非但以大臣賞之必為瑋言所誤有不信臺諫之念已  
兆於中矣。此臣等尤所痛心也。殿下在即位初喜聞諍論唯恐人不言  
今也臺諫每有所啓常留難不快。雖時有聽納亦由於勉強無虛懷舍  
己之實。此瑋之所以敢為此而。殿下亦不知其為可罪也。殿下教  
曰瑋若有情必不於朝啓公然言之。夫人臣進為左說以試其君者其術  
非一有潛自隱僻入于左腹者亦有假托公然陰售已計者。蓋入于左腹  
所以獲明衷之心而詿誤明主非假托公然不可得也。殿下必以隱僻  
者為可疑而公然者為無他則其亦不之思矣。嗚呼國家之不可不定者  
是非而是非由公論以定。臺諫者朝廷公論之所由出也。瑋必欲分臺諫  
朝廷為二而求國是於公論之外。瑋之所謂國是者果何言耶。殿下既  
以言責付之臺諫固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公論之所托國是之所定  
也。殿下若少有疑忤之心一萌乎其間言之或不信信之或不篤則其  
為害豈可勝言乎。臣等所以請託瑋非不道者正為此也。伏願。殿  
下亟命夫正以明公論傳曰不允論安瑋至是停之。蓋從物議也。史臣  
曰安瑋陰邪狠險每恨政歸臺閣私有所憤適因臺諫劾罪朴祥金



淨之失面作臺諫公然折辱為臺諫者固當力爭期於得請而後已林  
於權勢而輒止時議譏之○丁巳以李繼孟為議政府左叅贊李自  
健為刑曹判書成夢井為漢城府判尹宋千喜為愷曹叅判李嶺為  
弘文館典翰崔命昌為應教金紱為修撰尹止衡朴世熹為副修撰  
史臣曰夢井為人性本明敏容貌端重 上器之至是 特命陞品  
然不儉約自奉華奢嗜酒色喜遊宴頗失士林之望又曰命昌為人性  
讜直居家清簡○戊午刑曹判書李自健以老病請辭不允漢城府  
判尹成夢井以驟陞請辭不允○己未傳曰刑曹囚徒物故九二十  
五而二人只因病而死是不慎刑獄之故官吏其推之○臺諫啓曰吏  
曹之政多有所失以李繼孟擬之於叅贊必以刑曹為重而以叅贊為  
養病之地也且刑曹判書及判尹既教以從二品擬陞則吏曹當律其可  
擬者擬之今乃謄寫座目以入銓衡之任果安在哉判尹成夢井物望  
輕淺宜於在下而不合長官請適之成川府使崔玉皓前為羅州牧使  
時至為貪污成川大處不可以貪污之人委之牧民之任也請速改正史  
臣曰夢井與生員李承彥比牆而居友其子長坤分義最深承彥有婢  
夢井私之常往來其家承彥又有家畜妻妾容秀拔能解文字夢



并以詩桃而私之憲府風聞推鞠憲府啓曰經筵官甚重而副應教不備三望只以二人擬之尹溪又於修撰擬之前日司中以尹溪崔山斗朴佺金璇曹漢弼不合弘文錄而請削之今擬修撰之望至為非矣刑曹正郎李昌彥不合刑官南海縣令李海前日熊川倭變時先自開門以出城中搖動以致陷城不可復試於邊將請並適新及第韓承貞以已行忠義衛實職六品今為典籍躁進之弊不可不防請適承貞而今後則雖忠義衛已行實職者悉令分館史臣曰璇璫之弟也此兄弟無才無害佞麤鄙漢弼浮虛溪本系微賤人亦猥瑣有是論也山斗雖曰寒微氣度雄毅文詞富贍豈不合於玉堂乎傳曰李繼孟注擬於祭贊非謂閑地而然也成夢井安有宜於下而不宜於上哉崔玉皓貪污與否未可知也應教及尹溪事推之則可知矣李昌彥以司議不可為正郎乎李海前雖有過豈以一失不用於邊地乎韓承貞聚雜階而躁進士習果不美矣當問吏曹○庚申傳曰中位久曠處女不可不預擇○御朝講禮記侍讀官柳仁淑曰此言祭祀之事而乃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月宿慎之至也頃於文廟親祭散齋之日引見李挺豪親祭之後誠敬尚未散而又引見陳石崇且前者初六日乃是冬享大祭而欲於



初二月親閱焉竟雖停之臣恐 上之誠敬有所未至也 上曰祭禮

之言當矣○臺諫啓成夢井崔玉皓李昌彦李海等事不允○御書講

○吏曹判書玄瑋啓曰近來臺諫數臣之罪至以壅蔽聰明沮抑公論

儉邪誤國等語啓之 天意寬恕竟雖不罪入臣有如是之罪而安能

舉顏行之須罷歸田里使一國之人知臣妄言之罪傳曰臺諫亦已止

之其勿辭三啓不允○御夕講○辛酉 上親拜表遣同知中樞府事

成世貞賀正朝○吏曹判書安瑋又啓不可就職之意不允○臺諫啓

成夢井等事不允○壬戌 御朝講○御書講侍講官金安老曰求言

欲弭災變也當使人人爭陳所懷用其可用者而不用其不可用可也

朴祥金淨應求言上封事之後以其謬妄罪之雖當然人皆必以言事

為戒矣大抵人之所見有邪正而計較之或有所失雖賢者亦不能免

焉朴祥等今雖放之誰不知其所失哉 上曰大槩求言之後上封事其

言若可採擇則採擇之如不可採擇則置之不可用也此則所關甚大

不罪則人不知其非矣故罪之矣典經竒遵曰金安老之言至當矣自

上即位以來士大夫無有以上疏抵罪者矣其所抵罪皆是廢朝之事

而人不願見於今時者也○御夕講○臺諫啓成夢井等事不允○領



議政柳洵議忠贊衛忠順衛適兒行六品者登科後並屬三館之法為抑躁進而設也其時不並及忠義衛者意其嫡長受職者雖不自求屬而依例受職如此者亦有之此則非有躁進之心不可細分嫡長非嫡長而論之故不并及忠義衛也大抵登科之後則仕路大開雖不錄用登科前職有何大損乎今為沮抑躁進之計並忠義衛經六品職者屬三館士官未為不可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右贊成金銓右參贊南袞亦同 傳曰依議○癸亥 受常參 聽朝啓○御朝講大司諫李荇持平蔡忱啓成夢井等事不允○御書講○御夕講○甲子 御朝講執義許遲司諫金乃文啓成夢井等事皆不允侍講官閔壽千曰咸興則南道儒生聚學焉鏡城則六鎮儒生聚學焉須於兩處擇送教授而因立箇滿之法可也 上曰北道從古人心愚惑教授尤重擇差當矣○聽輪對○御晝講○御夕講○京畿坡州地震○乙丑 御朝講掌令柳沃正言朴命孫啓成夢井等事不允○御夕講○丙寅 御朝講大司憲權敏手正言表憑啓成夢井等事不允特進官金錫哲曰臣為兵使時李海以武班人若在熊川則當與韓倫尹孝聘措置固守而先棄城以走故城中士卒稍稍亡去以致陷城南海乃孤單絕島也專任以



送為何如耶○傳曰司饗院畫物則有數矣宗宰供饋鮮魚加定事始於何時且以公債徵納事言之者多矣是必戶曹初為豪富不納者立入居之法而守今因此騷擾使水路不通當諭監司嚴令書啓守令中尤甚者○御書御○御夕講○丁卯御朝講大司諫李荇持平蔡忱啓成夢井等事不見特進官高荆山曰東西籍田耕作人皆非近處居者而來有二三息程途之遠故不能自耕必借人力而耕之民不支當將皆逃散云籍田所收若皆用於築盛則不可計其弊也用於築盛者不過千餘石而雜用甚多計築盛所入之數令近處人作之其餘許人并作庶除民弊上曰籍田之弊後當議之鄭光弼曰臺諫所啓李海事臣每以為難國家愛惜人物當矣但我國戰陳之法不嚴故人皆姑息李海前日所失大矣則當初抵罪可也然未受任而歸故終不抵罪以古人節義言之則豈宜計其任不任也若李海不可以節義責之耳本以為不可試驗而不送則終無可試之時又欲試驗而送則臺諫所啓亦當矣臣之所以為難者此也然有一焉如此之人當於北道萬戶抑而用之懲戒後任之可也前所敗走之地復授邊將之任則下人必不能信而李海之統率亦不快矣○御書講○御夕講○戊辰進成均



館生貞尹時豪等三人講經○臺諫啓成夢井崔玉皓等事傳曰崔  
玉皓其逆之餘皆不允○已已臺諫啓成夢井等事皆不允○弘文館副  
提學金謹思等上疏曰竊以人君所居者天位所治者天職而其所以  
共其位共其職者股肱大臣也人主而不信大臣欲以獨運是猶有元  
首而無股肱其可乎哉臣等竊聞近者經筵大臣屢言李滸事竟未蒙  
允頃年熊川之圍海乃斬關倡逃使之專城見辱至今南人欲食海肉  
而得逋天刑國家已失其紀律顧乃綴名班列至授邊寄其黜而正之  
此正大臣之所職猶必待於臺諫之言言之亦已晚矣言之而又不見  
納 殿下於么麼一海之進退不為朝廷輕重而毀朝廷之體失待  
相之道至是而尤甚豈不深惜哉如是而曰大臣當甄人物議國政我  
將委任而大臣不為是委之空言而其實沮之自古人主之患不知任  
相之道惟慮權之下移不信其下以敗國事者多矣臣等切切為 殿  
下言之以此也臣等又聞晨夜有時興居有節昧爽丕顯書稱成湯雞  
鳴恐晚詩美齊妃心存敬畏不違寧處者蓋可想矣今者昧爽日入日  
官必啓者乃所以報晨夜之時警興居之節 殿下視以為常命勿復  
啓夫晨夜之限甚明豈必俟於日官然使之必啓者規警勸勉之意隱



然存乎其中國語曰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  
夜徹百工使無惰滛而後即安伏願 殿下留意焉 傳曰前者左議

政以為李海當試於北方云大抵經筵大臣為如此言乃是例事若力  
言當逆則逆一李海有何關係而至於不信大臣之言乎啓時事予以

為晴雨勿論妄報時刻不可故今後令待命下而不須常啓也弘文館  
必不審此意而啓之也○庚午 御朝講執義許遲司諫金乃文啓成

夢井李昌彦李海等事 傳曰李海其適之餘不見金乃文曰啓時之  
事臣未詳知但弘文館所啓之意不為非矣夫啓時實是宮中不小之

事也古者報以雞鳴而夫人鳴珮玉以出則啓時事今可連仍為之而  
尤不可不啓其早時也 上曰此啓時之事非如古者報早晚之例也

只為開閉門而言于燈燭房內官而已今不用之故使言于可用之日  
矣常時如朝賀朝參等事日官之啓時例也此則不關故只言于燈燭

房耳若有關之事則當使政院啓之矣頃於拜表之日三嚴後以開  
門時誤啓云日出時因此而令勿啓之耳○御書講○傳曰時刻事前

者計日官之弊而令勿啓之今後依前還啓○御夕講○弘文館副提  
學余謹思等上劄曰伏聞傳旨以大臣之言為例事臣等不勝駭愕



殿下不聽大臣之言非獨李海事凡有所啓屢拒不納大臣慙慙而退者非一再深懷顧慮莫肯自盡君臣之間情志漸隔其為害有不可勝言今夫治一家者必有人以主其事况一國之政豈可使衆主之而撓敗自古願治之君未有任相不專而能致小康者矧今殿下刻意求治之時乎國政是非人材用舍大臣初不以為意或俟人論始肯言之此固大臣之罪雖然殿下命為三公而徒以位卑其有言計視以為例大臣雖欲有為得乎伏願殿下推誠任信言計必從以責其成不勝幸甚日官啓時非自今時當初置設豈無所謂其不為燈燭房而設明矣獨燈燭房知之而不啓雖未知自何時而然燈燭房亦豈得無罪晝夜興居之節人主固不可不謹願自今必報以勉或湯丕顯之意不勝幸甚傳曰李海之事豈料至此左右相之言異而人物進退為大故持難耳且啓時事亦已復之矣○辛未御朝講掌令柳沃正言朴命孫放成夢并李昌彥事不允領事鄭光弼曰張順孫語臣曰北土人流移于南土者刷還事已受教如是則庶可實邊矣臣意亦以為當矣然臣晝思夜度欲處之得宜則其所流移者本是無恒產之人也今雖盡令刷還何能實邊乎臣見北道之富實者皆是勒令入居之人也臣意以



為勒令入居今年入送幾戶明年入送幾戶則庶可以實邊矣此事臣  
不可獨斷問于兵曹及如李長坤等知邊事之人 上曰此事當更議  
之朴命孫曰文士專不崇尚為文故弘文館官負每月一次考講三次  
製述乃其法也而未聞考講之事也製述所謂月課也而專不勉力  
至於借作塞責而已他日華國之人恐自此少矣 祖宗朝文風大振文士  
皆以一不仕二不作自相差恥今則公然不仕不作請申舉振作鼓舞  
之方○御書講○弘文館副提學金謹思等啓曰本館乃是治文翰之  
地所任至重而臣等常以備員為恐今日朝講諫院以月課考講等事  
不如法啓之臣等在職未安請辭 傳曰勿辭○御夕講○壬申 御  
朝講○御晝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癸酉 御朝講司諫  
金乃文掌令柳沃論成夢并李昌彥事不允○御晝講○夜電○甲戌  
受朝祭 御朝講大司憲權敏手正言朴印孫將成夢并李昌彥事論之  
不允○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右贊成金詮等議籍田本為築  
盛而築盛之外如搬運雜費居多一出於農軍之力近邑居民困弊已  
極令戶曹計一年築盛所用之數量限正田只役農軍其餘田令民并  
作以充雜費為便從之○工曹錄事金仲卿以使令尹根不供該用紙



地濫杖致死繫獄當死至是將重囚李石根叛獄事以告 上今收議

鄭光弼金應箕金詮等議曰以大典續錄及律文本意觀之則金仲卿

法應免罪從之○金應箕申用旣金詮高荆山李長坤議今以鄭光弼

所落之意觀之則南北道流移者皆非實戶不能安業以至流移今雖

移送于會寧必不安接且不合移民實邊之初意臣等意南北道流移

者各刷還于本官下三道入居入送于會寧為當 傳曰知道○御書講

○御夕講○乙亥 御朝講○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成夢井事不

允○丙子 御朝講典經奇導曰禮記曰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又曰

婚禮萬世之始也我國親迎之禮只行於上而不行於下不正萬世之

始而能治人道者安有是理哉習俗因循而不行甚非宜也 上曰斯

言至宜也予意固以為宜行而風俗因循者此 祖宗之意亦以為自

王子行之則可以推行於下也故在上則固已行之矣○傳曰婚姻之

禮正然後君臣父子之道從可正矣我朝禮樂文物大備而獨此禮不

舉予觀國朝寶鑑 祖宗亦欲行之也婚姻萬世之始而男歸女家天

道逆行其可乎哉其以婚姻之禮之重 祖宗欲行之意下傳旨○臺

諫啓成夢井事不允○丁丑賜酒于弘文館 命製閭農排律十韻仍



傳曰今日宜極飲明日製進○臺諫啓成夢并事不允○戊寅 御  
朝講檢討官李清曰向者本館以朴祥金淨等事因求言而發故爲言  
路請赦罪臺諫則恐邪議疑惑人心故効而罪之近聞面議大臣以定  
納妃因此而可知 上之不爲邪議所惑人心可定矣今若特赦朴祥  
等則豈非盛德事乎典經鄭應曰朴祥等所言則誤矣然不過出於妄  
意而已豈有他念哉 上即位以來十餘年間士大夫能直言者絕  
無而以言被辜者亦未有也今已知其言之不過妄意而猶不快斷赦之  
則臣恐有累於 聖德也且此非臣之私言乃司中之意又非但司中  
之意乃朝廷之論也同知事李長坤曰朴祥等其進不當次之言則果  
誤矣然當初下求言之時有教曰言雖不中亦不抵罪云自 殿下即  
位以後未嘗以非罪罪人而士大夫以言語致罪者絕無也此大臣所  
以言語爲重而請釋不罪者也今若赦之則豈非盛德乎 上曰朴祥  
等因求言而罪之固不可也然所言足以搖動人心須罪之然後可以  
鎮定故爾今也大事尚未定被罪亦未以何可遽赦哉○御書講○御  
夕講○臺諫啓成夢并事不允○已卯臺諫啓成夢并事不允○命大提  
學申用漸科次閔農排律直提學金安老居首賜大鹿皮一張○柳洵



鄭光弼金應箕金詮議曰本國婚禮極為鄙俚欲行親迎其意甚善但習俗已久且婦女多不閑禮儀一從古制似難傳曰親迎之禮予固欲行而大臣之議若此其何以行之哉史臣曰婚姻之禮廢墜已久上至是慨然欲復之大臣安於因循使古禮不復時議惜之○庚辰政院啓曰金聰女子方服父喪西部不察而書啓詣闕事何以爲之傳曰考前例則服喪者皆詣闕其令勿着華服以入○臺諫啓成夢井事不允○辛巳臺諫啓成夢井事不允○壬午慈殿親選處女于東宮○臺諫啓成夢井事不允

十一月癸未朔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軍資監婢末乙非乃良女鳳伊孫女也本監以其奴良妻所生故鳳伊子枝皆役使焉末乙非亦當爲此監婢子而去戊申年內需司奴加仇之陳告以本司婢子以是末乙非獨屬于內需司今究其情則末乙非投托判然大抵各司役重內需司役歇故避重就輕投托者多各司殘弊職此之由前者推刷都監都提調鄭光弼啓曰請以末乙非還屬軍資監此言是矣而命以仍屬內需司大臣啓以小事尚不兪允至爲未便請還屬軍資監且刑曹官吏不能慎刑囚多致死而律無正條故以公罪杖八十照律以啓今



若止此而又棄之則不但比人不懲後亦無懲其中尤甚者請皆罷之  
 傳曰刑曹事當見推案而發落未乙非事非不聽大臣之言也各司與  
 內需司一般公賤有何異乎且戊申年陳告而陳告者身死則有勿更  
 改之法若今遠屬軍資監則此法毀矣餘亦不允○甲申臺諫啓前事  
 憲府又啓曰奉常寺祭享所用未醬前則官負親監燻造近聞本寺提  
 調啓請令外方自備未醬以納云其初立法豈不商度必慮外方所納  
 未盡精潔故令奉常寺親監燻造若官負不用心則為提調者糾官負  
 之慢而反令外方備納至為非矣請依舊例燻造 傳曰未醬事前於

經筵奉常寺提調以不能精潔之意言之左議政亦以為言予意以為  
 是必積弊之所致故令奉常寺別議其宜耳餘皆不允○弘文館副提  
 學金謹思等上劄略曰書籍之藏其來尚矣有志致治者莫不以斯為  
 重蓋聖賢之立言垂教歷代之治亂興亡俱在於斯 世宗大王覃思  
 文教極意書籍藏無闕書書無不布範銅為字極其精緻紙縑印精前  
 古所罕節目之詳且盡如是而其文治煥然高出百王者亦可因是而  
 想見矣第以世遠年久全編整秩所存無幾加之廢朝散亡殆盡誠可  
 痛惜 殿下即祚以來銳意文治殆將十年購求遺書不遠上國使臣



之行年再往返而芻須物貨科督納至於書籍視為餘事求之不勤  
此豈非貴物貨而賤書籍耶校讎失職邇來尤甚先朝銅字藏守不  
謹或偷或失木補幾半字體訛鄙至不可用紙蠹墨澆入本模糊字多  
敬斜或舛或落徒務其成不復校考印出之際甚至於換私紙而亦未  
致察書籍之事慢忽至此豈不痛心古者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今者  
印冊之工年荒省費稍廩不給課功督事責其盡力亦已難矣伏願  
殿下上迷聖祖之事下起今日之廢下教求書僂及僻遠我國雖偏  
文獻舊家豈無所蓄且馳奏天朝以請秘籍誠心購求不惜兼價則  
遺經浩書庶幾有得且別立都監以董其事優廩其工俾速就功校書  
廢職嚴加申糾一切追復世宗朝故事豈非斯文之一大幸耶又以  
館意啓曰我國書籍稀貴秘藏所無者亦多如朱文公集資治通鑑胡  
三省註朱子語類三國誌國語戰國策南北史隋書梁書遼史金史伊  
洛淵源歐陽公集真西山讀書記五代史元史等冊皆於本館只存一  
件而如一程全書則私處所有而本館全無者也此等書冊視實學雖  
有間然若遺亡散失則後難得之請皆印出廣布中外且凡稀貴書冊  
令各道量其大小之力而刻木本使人人得皆印之何如傳曰今見



劄子至當近日刊印書冊皆不如世宗朝予所常慨恨者也求遺書實關於治道其令求賢可也校書官負不精監印推治亦可所啓書冊宜多數印出私藏書冊亦可搜求印出然使校書館監印則又必如前別設都監精印頒布且凡稀貴書冊亦令外方酌定刊板印布仍傳于政院曰其草求遺書傳旨并及予常恨書籍不如世宗朝之意○乙酉下憲府推案而傳曰刑曹佐郎崔沆四朔內七人殞命此其尤甚者當懲一戒百其令罷黜堂上則摠治而已棄之可也○傳曰昨教別設印書都監其令各別稱號且擇勤謹人掌其事使不煩費可也○傳曰古有遣子弟入學之時我國書籍不如古音訓亦訛今亦遣之使質正音訓以來何如但今中朝擾亂奏請便否大臣齊會時問之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丙戌下濱陽副守世蕃推案而傳曰黃壽億女子雖非士族而守喪之女世蕃潛引通奸又欲奪其奴婢而打殺其婢此干死罪其下禁府而科斷○承旨尹世豪考末乙非根沁於內需司宣頭案及掌隸院戊申年文簿而啓曰末乙非之母則莫藏莫藏毋鳳伊鳳伊母伐介伐介同生官者叱只女子有寶德者被加仇之陳告後掌隸院據寶德所供而錄於宣頭案非如元隻相爭而然者也傳曰加



仇之等以未乙非漏落非告於內需司乃告於掌隸院院取寶德之招  
決之其案決尾云承旨奉教交周正案云則即當交周而不然故據正案  
而言之耳前日推刷都監提調及憲府來啟時予未知宣頭案內辭緣  
而答之戊申年宣頭案固不可改也其以此兩案示諸憲府○臺諫啓  
前事不允○下傳旨于禮曹曰書籍治道所寓歷代攸重漢之天祿石  
渠唐之秘書四庫無非哀集書籍以為一代之寶藏帝王躬行心得之  
寶雖不可以此而槩論其好尚文雅之美亦可因是想見矣我朝自  
祖宗以來代尚儒術聖經賢傳諸史子集以至遺經逸書無不鳩聚非  
但為內府之秘藏亦且廣布於閭巷頃因國運中否典守不謹御府書  
籍多致散落秘閣所藏完書蓋寡言念及此深切痛惜昔河間王德以  
金帛招求善書其多與漢朝等書之史冊以為美談我邦雖邈在海外  
求之若誠致書之多不患不及於古予欲秘府之內無書不藏士庶之  
家無書不布茲令使价之往返中朝者廣求書籍以來至於我國壤地  
雖編文獻世家亦豈無所蓄如有遺經逸書可以資博問裨治道者不  
惜來獻予當厚賞其以此意曉諭中外又下旨曰大抵書冊務要精緻  
不當麤惡我世宗朝印出書籍非但紙品甚佳打印亦極其精近古



書冊之美無踰於此其後浸不如古校書失職近來尤甚紙箔墨腕校  
讎亦慢以致書籍拙惡予竊痛恨其令別設都監量擇勤謹人爲堂上  
郎官弘文館所藏朱文公集真西山讀書記朱子語類資治通鑑胡三  
省註歐陽文忠公集三國誌南北史國語梁書隋書五代史遼史金史  
元史戰國策伊洛淵源錄及私藏二程全書等冊監掌印出而八道中  
鉅道則卷秩多數書籍小道則卷帙不多書籍分定開刊節目及都監  
名彌并磨鍊資治通鑑唐本字樣細大適中以此改鑄銅字且甲辰甲  
寅等字訛刻者悉今改鑄○丁亥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未乙非事  
教云見宣頭案内受教則當交周本司正案而不交周故據此言之云其  
初實爲內需司遺漏奴婢則固當如是此則其父母祖父母及同生俱  
在軍資監正案而未乙非獨屬於內需司是必與陳告者同心投屬者  
也戊申年後不爲推刷而今始推刷故大臣亦旣啓之知其判然投屬  
情狀而乃令仍舊可乎請還屬軍資監然後可防避重就輕之弊 傳  
曰未醬事可問于提調及大臣餘不兪○下諭八道監司曰刑獄入  
之死生係焉予慮斯民或有無辜橫罹箠楚以至殞命者實深矜恤其  
自今年正月以後道內各官囚人等罪名及始囚日月拷訊次數物



故人等卿其勿循常例詳錄以啓因憲府之啓○西部龍山居民失火三十餘家延燒賜米賑之○戊子臺諫啓前事不允○戶曹判書高荆山啓曰未嘗事臺諫所啓於事體至當臣前為奉常副正鄭光弼亦為奉事知其不潔之弊故啓之 傳曰未嘗依舊使官負監造使之精潔可也○己丑司饗院以都提調意啓曰前日頒賜各處沙器皆是前排而弘文館以為豈以前排頒賜本館乎遂打院吏 君賜雖微豈宜如是事體至為埋沒傳曰弘文館必不知其然也若知之則豈敢如是乎○臺諫啓前事不允○庚寅 傳曰近患寒疾久不御經筵正至乃大節日欲行望闕禮故兵曹諸事磨鍊單字留中不下以觀氣候而尚未差復明日之事未果親行矣○弘文館直提學金安老應教洪彥弼副應教崔命昌校理柳仁淑閔壽千修撰李清副修撰尹止衡朴世熹博士尹自任著作任權正字奇遵等啓曰前日司饗院沙器及酒樽等物 命賜本館累日不給至於推尋然後給之且臣等初未知為前排而其沙器皆是破物故疑其換給整打其吏常時院人有遲晚之事則治罪例事故也聞昨日司饗院所啓則似指臣等為薄 君賜苛節不情乃敢上達臣等雖無狀豈不知 君賜不可有一毫輕忽之心乎越時不給既非



而且皆破碎之物故治罪臣等雖不覺察而為之豈宜苟飾不情而啓之自 祖宗朝未有待本館如此埋沒之時 傳曰弘文館不知以前排賜與之意而以其賜與日久而給之乃慮中間用術罪其下吏是乃無情之事也昨日司饗院啓云以賜與前排故弘文館罪其下吏云而以為薄 君恩之意則未可知也弘文館豈敢薄 君恩而杖吏乎

○臺諫改前事不久○仁川君蔡壽卒壽為人聰穎博覽強記少以文藝顯名在 成宗朝極諫廢妃之失有諍臣風然性輕躁誕妄舉措粗率常以詩酒音律自娛嘗作薛公瓚傳辭多不經士林短之反正之後不任以事以年老乞退鄉曲閑養五年而卒後賜諡襄靖○辛卯右議政金應箕左參贊李繼孟戶曹判書高荊山禮曹判書朴說等議楮貨事曰諫院所啓之意雖以為楮貨從時直而用之則大典之法毀矣臣等意以為常縣布時直四斗則正縣布之價當倍之大典正布一匹准楮貨八十張以此見之無毀大典之意矣應箕別啓曰臣聞柴炭魚物及一應買雜物各司人皆以楮貨計張數於擲攘取以此商賈不通至為怨悶云見戶曹初受教則乃云冗細瑣之物皆以楮貨買賣則怨咨必興或以米或以楮貨買賣立法詳悉如此尚有弊焉法司當禁止而法司尚



如此云李繼孟高荆山朴說等雖以為立法未久今難改之然臣意以  
為成宗朝戊戌年曾欲用之而終不能行且今為弊不貲此不可  
終必行用者也臣之聞見如是故啓之應箕繼孟朴說等議遣子弟  
入學事曰若遣之則可得校正音訓以來此至為美事然祖宗朝  
曾亦請之而不得且今中原不安恐未得為傳曰楮貨事若不毀  
大典則依舊存焉可也遣子弟入學校正音訓予亦為美今雖奏請  
蒙許與否未可知也然欲為之其遣注書收議于未來宰相政丞所  
啓楮貨不可行用之意至為是也其初予以是意言于宰相今若至  
於商賈不通則安有如此之弊然乃近日新立之法而我國本有法  
立未久之弊今不可紛更也荆山啓曰法非不詳也而不能舉行故有  
其弊其初受教本令法司糾檢今以初受教之意奉承傳于法司使  
糾檢何如且麤布當於來年三月後禁斷則三月以前當以麤布二  
匹准正布一匹今聞漢城府自今痛禁亦違初受教之意依受教何  
如傳曰可依所啓○臺諫啓前事又啓曰臣等聞前排白器賜弘  
文館以為是皆破碎之物司饗院人必為換易從院吏而杖之其  
院提調遣郎官請罪弘文館云至為驚駭夫弘文館非他司之比賜與



之物院官亦宜親監納置于館而見奉政院甘結則乃令其同受去而弘文館亦以大凡之例稱之政院亦為不察臣等聞司饗院官負不親見故下人換以惡器而給之雖云前排豈盡破碎乎弘文館之答其吏不為非矣人主待之以殊禮朝廷亦皆尊待者以其為經筵官也司饗院豈可請罪乎此近所未聞者也下提調高荊山則憲府當推之都提調雲水君乃一品宗親故啓請推覈憲府又啓曰慶尚右道兵使尹熙平以倭船多數出來事去月二十二日啓聞二十七日下兵曹今則已知為左道搜討船矣其初不知之時該曹即當回啓而至於二十三日尹熙平又啓曰疑是左道搜討船云二十七日啓下後乃於二十八日粘連二啓本而啓之兵曹至為稽緩且左右道有不得已搜討之事則宜相通而為之左道兵使曹閔孫不報而如此且於不得搜討之時又行搜討至為不可故兵曹已請推閔孫此則府中當見推考而為之矣熙平啓本曰安骨浦萬戶權舜聽迷劣人言以為倭船而馳報故當推云夫別望軍疑其為倭船而進告則權舜何知非倭船而不報乎此亦推之則後日雖真有事變必有不進告之患而軍機之事甚可慮矣請使勿推且釜山浦僉使權勝以倭船百餘隻出來



事去月二十三日啓聞今月初三日下兵曹不小事變當不分晝夜來啓而持來者至為頹慢亦請推之 傳曰弘文館初不知前排沙器而慮中間用術相換故答吏司饗院提調則以為受賜之物而治罪院吏不可故啓之皆是無情事也以無情事豈可推一品宗親乎權舜以搜討船為倭船而進告此不當推然其至今全羅道軍民搖動之事則可推也權勝啓本遲晚持來人令兵曹推治可也倭變啓本連仍來啓兵曹當詳察然後可以回啓故如是稽緩也餘皆不允○柳洵金應箕金詮議各道驛丞之法卒廢為難故前議云今既下諭各道問其便否以察訪為便則群情不可不從仍設察訪何如李繼孟南袞議同鄭光弼議驛官雖卑品猶用士類似當但臣常念置丞與察訪於驛路甦復略無輕重今見各道啓本皆言置察訪為便果可疑也然時任官皆察訪則驛吏雖有置察訪不便之心口亦難言似無輕重利益之事而輕改憲章心不欲也從柳洵等議○壬辰臺諫啓前事不允○癸巳臺諫啓前事權舜事依允餘不允○禮曹啓曰西部甲士田好孫有少孝親母喪三年後祭朝夕不輟事後母如親母及沒守制三年父沒守喪終制節物必祭久而不廢國喪國忌亦行素所行卓異請旌門從之○甲午臺



諫啓前事不允○乙未臺諫上劄曰臣等將司饗院提調輕辱經筵  
官未乙非投屬內需司成夢井濫陞判尹等事反覆論執 天聽猶邈  
臣等不審 聖意何如當初分銜用磁器賜弘文館所以重待經筵官  
也典守者雜以破器私易而與之其不謹君賜而褻之大矣弘文館罰  
其院吏非以 君賜為不屑而責其改也特罪其私易而褻君之賜耳  
提調雲水君孝誠等不察典吏私易之奸反以弘文館為不敬君賜構  
飾虛辭安坐私第遣一郎屬指為埋沒而督過之夫弘文館乃經筵近  
侍 殿下所殊遇朝廷所禮貌豈人人得以輕議之耶辱經筵官所以  
慢朝廷也 殿下所宜驚駭而臺諫言之猶諉以無情置而不問臣等  
未知何如內需之設出於一時之私非帝王之舊名之曰內需已為可羞他  
司臧獲之避重就輕者競慕投屬此徑一開弊不可言未乙非本軍資  
監婢自其父祖弟兄咸錄已亥正案世役於監在戊申年暗托陳告人  
冒屬內需司而其他弟兄尚因舊役焉豈有同父母所出俱役軍資而  
獨未乙非別屬內需之理乎 殿下以戊申宣頭案為解難於改正夫  
已錄正案宣頭案者勿改之法俱在國典 殿下但知宣頭之為可重  
不慮正案之不可改既審其投屬之情而為一二賤隸輕改正案將來



之弊其何以應之大臣既摘其奸請還舊籍臣等論之亦已久矣 殿  
下尚執之如此以一公賤而分其彼此臣等未知何如成夢井器局短  
淺資望輕卑雖少有幹能可處之下位不可為長官今乃特加超擢位  
京兆之長官爵之濫莫此為甚臣等論啓逾月而 殿下以夢井為合  
此職夫人主一用一舍必循公論公論皆以為不可而 殿下獨以為  
可求用舍於公論之外私一夢井卑汚名器豈不大虧 殿下知人之  
明哉况漢城府所關甚重凡所聽斷非長官勢難擅決 殿下知判丑  
久曠而不合其廢事知夢井不可而猶可容護臣等未知何如伏願  
殿下及治孝誠等罪還籍未乙非于軍資改夢井濫職不勝幸甚不允  
○丙申臺諫啓前事不允○領議政柳洵議曰我國事中朝非他外國  
比凡奏請通啓皆用吏文且華使之來如遇文官則言語間用文字時  
不能通曉音韻無以酬對迷罔睢肝多為華使所笑遣子弟入學通習  
吏文漢語回來轉相師授則通漢音解吏文者必多有之 上旨甚當  
但遣子弟入學自前朝以來曠世不行在世宗朝據歷代舊規曾為奏  
請而中朝終不准許蓋不喜外人久留京師窺覘中國事而然耳况今  
中原多故朝政漸亂如國子監育養學生必多踈闕不如舊豈欲使外



國人知之終難蒙准正如 聖科既知其不可則姑試奏請徒為多事  
 而已臣且念今文臣曉解吏文及漢音者獨崔世珍一人而已非此人  
 則元為泰洛文書及應答中朝文移無獨當入手者此甚可慮世珍今仕  
 承文院以訓誨兼官習讀等為事然其數甚多終恐難見的然有成才  
 者也臣願擇文臣中年少沉靜性度相合者毋過五六員俾之訓誨  
 限以數三年有成則師學俱有賞獎否則俱有責罰以為勸懲之方如  
 是則豈無二三人可用者出乎鄭光弼宋軼盧公弼金銓南袞等議  
 大略相同從詢議○丁酉臺諫啓前事不允○戊戌臺諫啓前事不允  
 ○己亥臺諫啓前事不允○庚子傳于政院曰令命課學推卜今下處  
 女四人八子于闕內孫濬金聰尹之任尹金孫等女也○臺諫啓前事傳曰司饗院都  
 提調其推之餘不允○禮曹啓曰近見對馬島主革化歸順茂著忠恪  
 本國漂流人屢為收恤發還今又聞國恤特遣人進香誠意可嘉而所  
 請盛秀歲遣船亦父子之間人情所切至故特許三隻且豐崎守盛俊  
 見本國漂流人收接救護即告島主發還亦可嘉尚並許遣一船國家息  
 待之與島主暨一島之人宜各自感激益勵誠節今次修答書契內並  
 錄之何如傳曰可○辛丑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寅臺諫啓前事憲府



啓曰李蘋所推問靈光人吏叛邑事乃國家大變常時容或有一二不道者或謀叛或致害設計尚且降黜革罷乃例事也今靈光則舉邑人吏欲使守軍罷職叛邑煽亂其革罷固宜也但靈光鉅郡也又多有進上諸事縱不可革罷請降黜傳曰靈光事當收議于政府餘不兄○以宋千喜為吏曹參判曹繼商為禮曹參判李清為副校理趙光祖為司諫院正言尹止衡朴世熹為修撰金應璧為副修撰○癸卯臺諫將前事再啓不兄○甲辰正言趙光祖啓曰言路之通塞最關於國家通則治安塞則亂亡故人君務廣言路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閭巷市井之民俾皆得言然無言責則不得自盡故爰設諫官以主之其所言雖或過當而皆虛懷優容者恐言路之或塞也近者朴祥金淨等當求言而進言其言雖若過當不用而已何復罪之臺諫乃以為非而請罪至嚴禁府郎官而拿致為臺諫者能開言路然後可謂能盡其職也金淨等事室相雖或請罪臺諫則當救解以廣言路而反自毀言路先失其職臣今為正言豈敢與失職臺諫同事乎不可相容矣請罷兩司復開言路傳曰言路通塞言之當矣然金淨朴祥等遽論下人所不得言之事於臺諫請罪也今若盡濫則似過當矣豈以此不相容乎更啓曰金淨朴



祥等所言之事雖不當矣然其上疏置而不問納言之德彰著矣宰相亦知上不用其言而不論是非臺諫強請罪之陷君於不義以成拒諫之漸累聖德於萬世如此之後國家雖有大事豈敢求言乎雖求之誰敢言乎外方草萊之人欲言事者路聞金淨朴祥等事而止治世安有此事其時臺諫尚皆在職臣豈與相容乎傳曰其時臺諫有自外上來者掌令柳洪正言朴命孫亦不以爲非而相容則正言豈獨不相容乎三啓曰臣言無他意也當時在外臺諫雖或相容人之所見不同臣則不相容矣臣之所啓爲言路而然也豈可苟與之同乎傳曰當議于大臣○傳曰臺諫小是言路也正言爲言路救朴祥等而反似杜臺諫之言路欲救言路而適臺諫何如其以是意問于三○乙巳領議政柳洵議曰言路通塞大關國家治亂今新授諫員以臺諫請罪金淨等爲妨言路而論之前此臺諫中言論不同則不能兩存而適其一今臺諫旣以妨言路被論則例當適差且不必以言事臺諫並罷爲不可而置疑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議同○刑曹判書李自健啓曰典獄囚人李石根謀欲叛獄曆書及刃物皆入獄又分定將卒將舉事之由已皆一一承服臣等見大明律叛獄者斬註云雖不曾脫逃就彼捕獲亦是右



人等謀雖未成而情狀如彼其明甚不得已依右律論之可也右人等元犯及叛獄皆是死罪而刃物曆書皆於獄中搜出則今雖不問曆書之所自出亦可論以死罪也傳曰李石根等元犯及叛獄皆是死罪而叛獄為重從重論之可也○丙午掌令柳沃啓曰臺諫命皆適之而以臣為其時在外獨不適其時雖在外其後相容同事斷不可在職請適傳曰掌令其時在外實不干矣然其後相容自以在職為難亦可適之○以韓亨允為工曹參判李長坤為司憲府大司憲金安國為司諫院大司諫成世昌為執義文瑾為司諫金希壽柳溥為掌令金臧為持平李佑為獻納張玉為正言○丁未柳洵議國家允郡邑有人吏陵辱守宰或有叛邑者其邑或革罷或降黜以為懲惡之典臣常以為不可何也其革罷者則人吏奴婢並割屬他邑遠處就役轉徙流離蕩盡產業無以為生陳訴嗷嗷國家不得不從其願許令復舊一革一復政令紛雜革復之際為弊亦多其降黜者則今就靈光論之靈光為郡地大民眾且居瀕海魚鹽之地其民興販為業爭相詭詐須以多經歷習吏治者為之守宰乃克臨制今致離叛適擇守非人耳若又降為縣令則資歷輕淺不曉政術者為之允諸官務必委諸吏手民心益不服變詐日增



終至於不可為如光山之復為光州然後乃可或降或復徒為多事而已  
豈但靈光他亦類是臣歷觀史籍以其地有叛亂而降革者未之見也  
李佑叛於青齊而齊州都督無革焉王則亂於貝州而以息州改名無降  
彌大者猶然小者可知臣意以謂凡有謀罷邑守誘脅其下舉邑離  
叛者漸不可長首唱之人雖用重典治之未為不可其同情為亂者自  
可用全家徙邊之法亦足為懲惡之典也降革之事勿復舉行似為當  
理然愚淺所見未敢必以為是乞下朝廷廣議施行金應箕李繼孟南  
袞議同金銓議入吏叛邑非郡邑之罪或因比廢革或降彌誠以非常  
之變不可苟容示朝廷震動之意使一道人心知有截然不可犯之大  
閑耳靈光之變與甌山一般甌山已降號依右例為當傳曰領議政之  
議甚當故不議朝廷而直用其議耳○已酉大司憲李長坤掌令柳溥金  
希壽持平金城等行相會禮後以臺議不一各將其意來啓長坤與  
金城啓曰正言趙元祖以前臺諫之請罪金淨朴祥為有妨言路而駁  
適之臣等意謂朴祥等於求言後進言臺諫等知上不用其言則豈  
不至於請罪其時上教至以政院納疏為不可則非不知上意之  
已定而強請罪之求言之後則雖其言過重當置以不問然後可維持言



路故臣等之意以光祖駁正前臺諫為是也司中之意各異不得相容矣  
金希壽啓曰臣意朴祥等疏內事其可愕也臺諫之請罪為 宗社大  
計而不假計言路也言路固大而其事為尤大豈可為言路而不請罪  
乎雖曰 上意已定之後不可請罪旬日之間豈可為 上意已定遽  
能中止乎其時經筵官請釋朴祥等而臺諫猶不論其不可假令祥等  
得釋臺諫必不更諍何有妨於言路乎且臺諫亦重豈可為言路而非  
臺諫乎趙光祖至以陷君不義請罷其職為言臣雖反覆計之不知前  
臺諫之為非也柳溥啓曰趙光祖與前臺諫論意相乖者專以朴祥等  
上疏而然也臣處兩論相乖之中豈無所謂但金淨等疏意論詆臣三  
寸叔柳順汀臣當避嫌故不得啓之大司諫金安國隨後來啓曰趙光  
祖駁適前臺諫而臣今代其職臣則與光祖意同故昨行相會禮臣之  
本意亦謂朴祥等錯陳國家大事固為不可然其大意以其求言之後  
啓其懷抱而已無他意也前臺諫以其所言關於 宗社錯論國家大  
事故不假計言路之有妨而請使逮問其意是矣及其逮問亦無他意  
只應求言之教直達懷抱而已 上意已堅定朝廷亦知其無異意而  
強請罪之當初求言之時以為言雖過中不罪云而今而罪之至置於



徒罪之重有妨於言路故今先祖駁之與臣意同焉但臺諫等亦無他  
意爲 宗祖大計而先祖至請罷職雖似過越大意則與臣同故遂與  
相容尚以祥等至被徒罪為未安將議啓速赦之意今大司憲及持平  
則與臣意同而掌令則以先祖為非夫臺諫一體必意合然後相容而  
今既以與臣同志之光祖為非則勢不得相容故啓之傳于長坤希壽  
臧等曰先祖之駁前臺諫只為求言後事而不知臺諫言事之重也予  
未解其意又重其事至問於大臣則大臣亦只以不得相容之意言之  
予意以為臺諫言事雖過中駁適則必有後弊前臺諫之適實為未穩  
矣傳于柳溥曰勿避嫌溥啓曰臣意前臺諫請罪祥等為 宗社計也  
為 宗社計則固不可計言路之通塞也且以輕重言之則 宗社重  
矣彼亦臺諫豈不計言路乎開言路亦為 宗社也趙光祖以前臺諫  
所為為妨言路於所聞雖似宜然若深思事之是非則言路固為餘事  
且不止此也至以陷君不義請罷職為言前臺諫之事不為非矣而如  
是言之過當矣臣初雖避嫌而與金希壽意同故如是啓之李長坤與  
金臧更啓曰臣意則重言路也朴祥等雖為過中不當之言為臺諫者  
知 上之不用其言則不當請罪也况是求言之後則非如尋常之例



而乃強請罪之以至於竄逐以言官不扶言路反塞之而光祖能駁正  
之臣等以光祖為是而 上教以為未穩臣等不可在職請退而待  
命傳于大司諫曰臺諫駁密固為多端然合兩司論諍之事後臺諫猶  
以為是非而攻之如今日者未之聞也雖以言路觀之至適臺諫豈不  
過當乎卿亦云前臺諫為 宗杜不得不爾然則豈可至於駁逆乎傳  
于柳溥曰臺諫之言亦是言路而光祖論以陷君不義而駁逆之意未  
可知也傳于大司憲曰趙光祖扶植言路雖云可也其時無以臺諫請  
罪祥等為非者則今何至駁逆乎故予以為似為未穩爾○庚戌 御朝  
講○傳曰臺諫所論不同當迺其一今日為政事○獻納李佑來啓曰朴  
祥金淨等疏中之意係關 宗杜故請罪之事未為厚非然其求言之得  
所為故以為有妨於言路矣趙光祖言辭之端雖或過中以其重言路  
而然也臣意以為如此之論亦不可無也今掌令等以光祖為非 上  
教亦以為未穩臣與光祖意同請避嫌持平任樞啓曰臣昨日出謝今  
始來啓朴祥金淨等事臣在弘文館所論之事也祥等多陳妄言前臺  
諫之請罪宜也但 上意堅定朝廷不為搖動若不加罪則 聖德休  
美而言路開廣之意臣終始如一而啓之臣今為本職則臺意不同一



以光祖駁前臺諫為是一以前臺諫請罪為是臣欲以前臺諫為非則既於前日不以為非欲以光祖為非則又非前日特請容賞以開言路之本意也臣居是職分是非實難矣史臣曰樞本庸迷不辨是非者乎抑欲傍觀以待苟定者乎知一是一非而欲傍觀不諍則真小人之事也正言張玉啓曰九事有是非是非定然後人心定而朝廷皆正是非不定則事皆紊亂而朝廷亦不正雖是非紛紛發言盈庭而其中有國是從國是然後朝廷萬事皆正矣近者朴祥等上疏雖不穩當然在求言之後臺諫不計言路而請罪宰相雖請罪而臺諫則扶持言路所當救解而反請罪之故趙光祖為言路而論之非以朴祥等為是也前者巷議洶洶而大臣之言無有及此者趙光祖獨駁前臺諫士論皆以為快而臣聞上教亦以先祖論迺前臺諫為未穩臣亦與光祖意同者也請避嫌大司諫金安國書啓曰臺諫執是非之公諍論得失人主倚為耳目朝廷取以為正苟或其中有陷偏滯以誤事挾私意以玷責任以好是非之公者則即不為公論所容駁而見適如其所失之重罷貶加焉者常也至於合兩司而論諍則事未有不得是非之公者然公是非之中容或未盡夫是非之公之極致不能無妨誤之舉則亦不得不



爲公論所駁正此理勢必至無足異者然其所以駁正之者非以爲所  
執之不出於公也特救其不及正其妨誤務欲使國事合於至中也以  
此言之雖臺諫所論之事苟有不合於至當而或過乎中則豈不得駁  
正之乎朴祥金淨等雖因 殿下求言之教而上疏錯論國家大事聞  
者舉駁當其時也不審 聖意所在又不知朝議如何勢苟一有所傾  
則關係至大故臺諫不暇及計言路之有妨而請選問所謂事急不暇  
緩聲者也寧得罪於扶言路之公議而不敢迷幾失會以誤 宗社之  
慮臺諫之初議未或不是厥後 聖志堅定朝無異議 宗社之慮固  
已無疑逮問祥等亦只應求言之教疏陳懷抱不自覺其言之錯誤而  
已別無他意輿論皆謂不當罪之則爲臺諫者又當徇輿論之公扶陳  
言之路毋強論請期於必罪可也終執不止竟置祥等於徒罪之重然  
後已使 殿下言雖不中不罪之教不信於國中後雖有欲言者懲艾祥  
等孰敢開口入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雖誘之使言猶恐懼而不敢況加  
之重罪於能言之人而又欲使之言則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人各愛  
其身而畏其威寧復有爲國家盡言者乎言路恐由此杜言路之杜實  
闕邦國興喪豈細故哉此前臺諫所爲未免過中失當不得不來趙光



祖之駁正也。殿下謂言官因言事被駁適亦豈不有妨言路。臣意以  
為不然。身任言責而反為妨言路之舉。其駁而正之者。乃所以相濟其  
不及而大伸言路也。未知其不可也。光祖之言。雖一人之言。實因輿情  
而發。請罷之言。微似過越。駁正之意。則未為不是。彼臺諫之或非光祖  
固各執所見耳。然亦未知果出於至當也。臣之素懷本如此。今謬當言  
職。又與光祖意合。故既與之相會而容之。臺官之啓在非。光祖臺諫一  
體。臣既與臺諫之所非者同意。勢不得相容而。殿下又以光祖及臣  
之言為不是。決不置安然在職。請退而待適。命傳于李佑任樞張玉  
等曰。以前臺諫請罪祥等為非。則光祖當在職。請罪祥等為不非。則掌  
令等可在職。予意以為光祖駁適前臺諫過當矣。其是非不外於是矣。傳  
于大司諫曰。此事專在於駁適前臺諫之是非而已。皆以前臺諫之請  
罪祥等為不非。則雖曰趙光祖駁適前臺諫為是。何有兩是之事乎。予  
之初意以駁適前臺諫為過當。今不可改也。任樞更啓曰。臣在前不以  
前臺諫為非。故今亦不以為非。臣之大意。則以於求言之後。不可加罪  
於進言之人。為主而啓之。故臣亦避嫌。史臣曰。甚矣樞之模稜也。使居  
昏亂而授此任。則得不死乎。○掌令金希壽柳溥等啓曰。今聞金安國



有書啓之事請見其書○弘文館副提學金謹思直提學金安老應教  
洪彥弼校理閔壽千副校理申光漢李清修撰尹止衡朴世熹博士尹  
自任著作任權正字鄭應奇遵等啓曰前者朴祥等上疏事在悖故臺  
諫請罪而臣等則以為言雖狂悖若抵罪則有妨言路請勿罪之然臺  
諫之請罪為宗社大計故臣等不以臺諫為非今者大司諫大司憲持  
平獻納正言等皆命適之此人等為言路言之其言固是也然前臺  
諫之請罪金淨朴祥亦非無計也當人心危疑且未知上旨而以大  
事故不得已啓之此人等一切非之既過矣金希壽柳溥等不以前臺  
諫為非者固是也今人心與上志皆定當開言路而反以為言路論故之非祖為非亦  
過矣傳曰爾等以大司憲為非又以掌令為非予意以為大司憲等非  
前臺諫過矣掌令等以趙光祖駁不非之臺諫為過而非之未為過矣  
大司憲等是則掌令等非也掌令等是則大司憲等非也豈有兩是兩  
非之事乎雖不可比皆適然已登於物議掌令等亦不可行矣但以欲曉  
予意而言之耳○傳于政院曰弘文館以兩論皆非之掌令等亦不可  
在職當適之持平雖不專主於某邊而持兩端不可行也宜並適之希  
壽柳溥任樞等皆退○金謹思等更啓曰天下之事豈有兩是者乎若



一事則是非固不難斷此事則分兩端而起故其是非如其難斷矣以朴祥等為非者為宗社計也以前臺諫為非者為言路也言路豈外於宗社乎亦當為宗社開廣也李長坤金希壽等雖為言路論啓而皆不免偏僻妨於言路有害於後兩皆失焉故皆可適也傳曰爾等以大司憲掌令皆為一偏予意則不然大抵以一臺官攻衆臺諫若合於事則已矣不合於事則後臺諫亦當攻之是故柳溥等以光祖之駁前臺諫為過而論之然已為適矣又何為乎○藝文館奉教李弘幹待教朴潤卿檢閱安慶順等啓曰臣等以末官又非其任越職言事惶悚未安但欲達大小臣僚之意而已朴祥等事今宜不論矣其不可罪之意舉朝皆論之矣但其時臺諫為宗社而議罪然於言路大有妨焉頃因趙光祖之啓至收議于三公乃以光祖之言為是而盡適臺諫庶有所扶持今反適為言路言事之臺諫則言路之有妨更益甚矣臣等職帶史官臨記是事却恐後世以上為不辨是非也傳曰收議於三公者非以臺諫為非也是非間被駁不可相容故耳○傳于吏曹曰近來言士風者每日躁進之習未殄此言甚是其所躁進之習非他銓曹於為政注擬之際不審新舊故也如是而雖欲防躁進之習豈



不難乎大抵新進之人雖有志氣諳歷之事必少既未知朝章况能識  
得朝廷事體乎須待鍊達事體然後用之甚當久於歷仕之人雖無顯  
咎而沉於下流出身未久者反居其右豈不非乎判書安瑋啟曰今聞  
下教之辭不勝惶恐臣意以為有人於此雖資歷未久而弘文館臺諫  
可當之人則不可計先後進也若才器齊同官秩相准則當先用先進  
也史臣曰太司憲權敏手大司諫李穡等以朴祥金淨之疏指為邪議  
至以言路為小事力請拿致置於徒罪士林扼腕喪膽以言為戒草野  
之士爭求言之旨封事上來道聞朴祥之被罪畏縮而止者頗多其閉  
塞言路挫沮士氣如此於是上自公卿下至儒林莫不歸咎於敏手等  
唯檢譯李彥浩舍人柳溥金希壽之輩獨以敏手等之議為得其意以  
朴祥之疏有關宗社不暇計其言路其所請罪不得已以是嘗大  
唱於士林彥浩之輩出入清顯華要時人目為名流故士類之中心無  
所主者頗惑其說眩於是非於是議論紛紛及趙光祖為正言謝恩翌  
日奮然入啓曰言路通塞大關治亂臺諫職主言路而請罪言事之人  
先自閉塞又成殿下拒諫之漸大失其職請皆罷職上難之不允  
光祖以此慷慨反覆啓達不已上命使史官收議三公三公亦嘗不



便於心故皆以光祖之議為是於是乃命盡迺朝論快之士林相慶  
但金希壽柳溥為掌令君子之流陰恐其或沮抑公論又不得行也  
至是大司憲李長坤持平金城以為光祖能開言路正合其意柳溥等  
果執前議深非光祖長坤下覆曉諭言事之不可罪言路之不可閉猶  
不變焉於是皆詣闕庭各達其意又以不可相容請避嫌上意亦不悅  
光祖之議故亟命為政適差長坤等仍命柳溥等行職於是言路  
重為之塞士氣益喪幸賴弘文館之啓又適柳溥等故其說小寢焉然  
弘文之言亦不分辨指為兩是其意蓋權敏手為宗社請罪趙光祖  
為言路扶持也未始皆非故於是上意猶疑惑之又大司諫金安國  
亦先弘文館而啓曰光祖為言路持正論臣意亦同不可與柳溥等相  
容請避嫌又命適之於是時議譏之曰長坤安國輩既因眾心能主  
正論固宜力爭攻斥柳溥之輩確定是非使上意堅定知言路之為  
重勇持公論以振朝廷之紀綱以通言路之既塞此其機也顧乃不然  
各陳己意僅能塞責而避嫌如不及焉徒毀臺諫之風可勝惜哉彥浩  
為人狷介自守不事產業此足可稱然氣量褊狹暗於大體苛察細瑣  
故意向一偏則執不從人終必遂非憚於從善是以嘗私念朴祥之疏



深許敏手之請罪雖聞君子之正論而蔽固已甚亦不能改至是又陰  
嫉光祖長坤之異己而深舍之柳溥本無定力心暗是非而惑於彥浩  
之議至啓以言路乃國之餘事致上意輕忽言路幾誤國家得罪於  
萬世之公論彥浩爲之誤也金希壽爲人端厚平正士林推重但與彥  
浩柳溥相善而又與同議故亦牽而如是見譏於公論惜哉○辛亥弘  
文館副提學金謹思直提學金安老校理閔壽千副校理申光漢李清  
修撰朴世喜博士尹自任著作任權正字鄭膺竒遵等上劄曰伏以今  
者對馬島刷還漂流人以其功許復島主子船隻如舊臣等竊以爲不  
可馬島罪大惡極而國恥未雪前日亟許修好已爲醜類所輕彼既窺  
我淺深謂不足憚前時虜去人物一無所還時縱奸兇竊叢邊陲未見  
歸順之誠尚逞驕倨之志縱有微功豈蓋大愆國家雖包容不較初定  
約束減其歲船之半以示不可釋之意豈宜空言請復旋改重約以  
啓無已之求乎禦外夷之策羈縻爲貴當堅守成約以待其效誠苟有  
功要我量彼輕重時加恩數使堅其歸順之志而已國家例賜島主子  
七船爲島主而恩其子也今減島主船數而在其子則盡復其舊非  
徒失輕重之序新定之約於是乎已毀矣若島主執此而啓請將何辭



拒之馬島連書請復間作慢語今且以三浦之屈為言其蓄輕侮之心以試於我亦可見矣彼亦復舊之請我無堅守之約其求必居三浦而後已其求不得則其怨如一若不慮之於前安敢救之於後今特以漂人刷還之功許盛秀船二三隻盛俊船一隻以為羈縻之策可也許復其舊決不可為也議者或以為裁減太略不合國體莫如盡給殊不知約束從而毀也約束一毀所係甚重伏願 殿下審處之○以李繼孟為禮曹判書朴說為司憲府大司憲方有寧為司諫院大司諫宋欽洪彥河為掌令崔命昌為弘文館應教朴守紋金麟孫為持平李元幹為獻納金瑛為校理許渭金應璧為正言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乙卯傳于政院曰近因咳嗽聲嘎之証不能視事予非徒以久未經筵為未穩以不接群臣為未安承旨等宜知予意○大司諫方有寧獻納李元幹正言許渭啓曰今日與憲府同議則所論各異故啓之大抵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求言之後朴祥等上疏則雖其言至為狂悖所當優容設使自上治罪為臺諫者所當救解以廣言路而反為力請治罪此極有害於言路也其所為如是其過中故趙光祖以為不可而啓之光祖之言雖過越然其意重言



路而啓之此甚是也而金希壽柳溥等錯計妄論以先祖為非臣等則以為是非之失當也李長坤金安國以先祖之言為是此則是也其在職適職之當否則存長坤之類而逆希壽等可也今乃反適長坤安國之職而金希壽柳溥等則不使之適臣等竊恐上意指向之誤而不詳其是非也大抵事無兩是兩非之理而憲府之意以權敏手李符及趙光祖等皆是也此則是非不明而與本院之意有異近來言者皆持兩端不定是非而啓之以此上意無所折衷求言之後不可治罪云之臺諫適之則恐他日無盡言極諫不諱之人也求言後不可治罪大臣既已啓之此則是非判然而一時臺諫論執力請豈其可乎今憲府亦如此言之不可矣臣等以憲府為非而啓之臣等非不知臺諫角立相異之為紛擾憲府之論如是不得已啓之○執義成世昌掌令洪彥弼持平朴守紋金麟孫啓曰前臺諫指權敏手李符等豈不計言路但以國家重事不暇計言路也其請罪不為非矣以求言後上疏則不可治罪為言者此古今之正論也此論不可使之無也趙光祖為言路之言是則是矣然以前臺諫為非而請罪此乃失中矣司諫院以權敏手李符為不計言路而非之以柳溥等之論為非而啓之臣等不知其非也三公初



為開言路而啓之則不當以罷金淨等職為啓也若以光祖之言為是  
 則當不待光祖之言而先啓之可也當國論未定之時為大臣者決定  
 是非終始如一然後可以定之若隨人指向而變其議論則國論何時  
 而可定 上意於何取正乎安然退坐其家殊無宰相之體矣彥弼啓  
 曰臣在弘文館論啓時傳曰豈有兩是兩非之事其須定于一臣以謂  
 當初 上意未定人心疑惑之時臺諫之請罪不得不爾 則臺諫之  
 所為未為不可既 上意已定之後當務開言路則光祖之論啓亦未  
 為不可也臣在館中所論如是故今亦以是啓之傳于臺諫曰今聞卿  
 等之言又因趙光祖之論相為角立甚為驚愕朝廷大變何有如是者  
 乎此國是不定而然乎大臣知朝廷大事不辨是非而然乎弘文館不  
 以前臺諫權敏手李荇等請罪為非而光祖之言亦是一逆一存是非  
 似定弘文館以為兩皆非也予未之知也雖然侍從已皆駁逆則今為  
 臺諫者不可更論也而又各執議論群情搖動是何意乎○丙辰執義  
 成世昌掌令洪彥弼持平朴守紋金麟孫等啓曰臣等亦豈欲與諫院  
 相違欲於國事齊一其議論耳今臺諫議論不同臣等無狀豈能定是  
 非乎須適臣等之職以定是非傳曰憲府之意則與弘文館同似可存



其職也但昨日諫院既以憲府為非顧何如也成世昌等復啓曰諫院  
又以為臣等不定是非此已被論矣不可安然就職當退以待物論  
○大司諫方有寧獻納李元幹正言許渭啓曰為臺諫者必國是已定  
然後可以就職若國是未定而就職則必有物論矣昨教云未知予指  
向之誤也臣意前前臺諫與金希壽柳溥所啓則有妨言路趙光祖李  
長坤所啓則請廣言路而 上以有妨言路者為是以請開言路者為  
非而適長坤等臣意存長坤光祖之職而適金希壽柳溥則是非可定  
孰有雜議乎金希壽柳溥各執所見至為非矣而 上乃以是人等為  
是且弘文館所啓持兩端無可否而 上莫適所從臣以是謂 上之  
指向之誤矣昨教云大臣不定是非臣意前者大臣已請乞罷朴祥等  
今雖不更問而此則是非已定矣趙光祖所啓非一人之論乃士林公  
論也雖一時獨啓實出於公論而 上以為不是臣意未穩也本院之  
任在諫諍格正而 上以所啓妨於言路者為是故臣等雖知紛擾而  
不得已啓之傳曰大臣以朴祥等疏意為非故請罷職以請罪臺諫為  
不非也案者所論大臣既知其是非何待於趙光祖之為正言乎若非光  
祖為正言大臣不知此是非乎○領議政柳洵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



金應箕右替成金詮右參贊用袞承命詣賓廳傳曰近觀臺諫之事甚為擾亂此乃朝廷大變卿等豈不慮乎前前臺諫請罪朴祥等意未為非也而趙光祖為正言乃啓曰前前臺諫陷君不義遂駁適此過中故後臺諫柳溥等論此之際李長坤等以為趙光祖之言是也於是弘文館論啓李長坤等以光祖駁無所失之臺諫為是此言偏僻也柳溥等以彼為言路之言一切非之此言亦偏僻也不可在其職也云今為臺諫者不宜更論而諫院則以光祖之言為是也憲府則啓曰前前臺諫不非也趙光祖亦不非也如是角立而諫院則乃以予為誤處之也臺官則乃曰以如是大事而大臣等退坐不論是非予則自初以光祖之駁臺諫為過中終始不可變也但諫院以為誤故問于大臣等柳洵獨啟曰臺諫見適而相為是非臣意此為兩條之事也前前臺諫之意以朴祥等為關係宗社之言故請罪其為言路而啓者以求言之後不可治罪臣意皆是也朴祥等言事而受徒年之罪若令放棄則人心快矣臣意只罷黜可也鄭光弼金應箕金詮南袞等啓曰李長坤等以趙光祖為是此亦是矣柳溥等以趙光祖為非光祖之言雖似過焉而為臺諫者則當以優容為言不可謂之非也柳溥等甚失矣乃皆適之今



之是非於十分雖有一分未盡言其非者乃是也不可皆謂之是也臣  
之意以此而為是非則臺諫去就從可知矣傳曰予非問朴祥金淨事  
也今臺諫角立故問其處置耳柳洵等復啓曰金淨朴祥事臣等推本  
而啓者欲定是非以定此臺諫耳前前臺諫之於金淨等事過重論啓  
此於十分有一分未盡處也安有兩是之事乎言其未盡者存其職可  
也傳曰雖不顯言然有主意當以此察而處之○柳洵等僉議啓曰正  
朝會禮宴今可行也但今者群臣未盡內喪而參宴未安只於上殿  
進豐呈可也傳曰會禮宴非是小事乃大事也在昔恭惠王后內喪  
時亦行之故今亦當行豈有不可乎更啓曰會禮宴者為群臣使之歡  
樂今內喪服未除而百官之參皆以為未安矣傳曰有前例故欲為之  
卿等以為未安則可停之○訓鍊院權知奉事尹起莘等二十二入上  
疏請以訓鍊院司僕寺軍器寺改為三館如祖宗朝舊法上命議  
于政府柳洵鄭光弼金應箕金詮南袞等議文科則屬四館武科則屬  
訓鍊院去官之路大典所載不可以求進陳訴之言輕易更改况其中  
材異於衆者亦有宣傳官等薦用之路豈盡沉滯如其所言乎輕改  
大典而為武科設三館及加設遷轉之數斷不可施行兵曹判書申



用漑參判李長生參議金世應知徐克指議訓鍊院南行去官之法  
詳在大典不宜從其求進之訴改憲章然厥數甚多若一年只三負  
去官則果有積年沉滯之寃一年兩都日各二負去官何如上從用漑  
等議○柳洵鄭光弼金應箕金誼南袞禮曹判書李繼孟參判曹繼  
商參議許碗議啓曰宗彥七乃對馬島主之子也近者請遣船七隻可  
給三隻傳曰可○丁巳副提學金謹思等啓曰言路通塞國家之治亂係  
焉言而中理進之如不及言或不中置之而不罪乃所以來天下之善而通  
天下之情也日者朴祥等疏陳出於求言之後言雖謬妄何可深罪只  
以事關宗社人情所暗趨邪議所橫發勢所易傾衆心虞疑疏下數日  
朝廷暗然大臣傍觀莫有辨之者當此之時為臺諫者寧甘受不扶言  
路之責而敢請罪之者事有急於彼或不暇顧也此豈可議以為非及  
其事定猶請不已雖所以息輿論之淆紛亦未必不為過後有可宥之  
論發於經席則其不欲罪言者又可見矣若其天心不回衆志大定  
之後則可以釋言者之罪大培言路之時趙先祖之言亦有見於斯非  
不甚美但深非當初之請罪不覺其言之失中此特救言路而激其論  
然豈得不謂之過乎較之彼此未始不善而亦皆不免於矯枉過正之



失矣然初焉請罪者為國家大慮而後之請釋者亦豈非為國家計蓋  
事有先後處之有緩急之宜聽其言則似若異而揆其事則不害為國  
家計而同歸於是固當是其是而非其非使大事不搖而言路又得以  
通也豈可主其是而非其所失摘其失而又疵其所是曰事無兩是  
曰持兩端必欲歸之於偏側乎臣等未知其可也若云前則當虞疑而  
思所以鎮衆心後則見事定而思所以扶言路事各有當顧何相妨而  
必執偏論以至相攻乎臣等聞君子和而不同允論國事不能無異而  
亦當平心相確務至於中也今之是光祖者必深論其請罪以毀其為  
國之慮是敏手等者或專非光祖使妨來言之路苟生睽異以致紛紜  
外議旁論互為是非使上聽眩而國是不定此豈朝廷之美事而士  
林之福耶自古言議不合漸生乖戾終至朝廷不和轉相悲怨以啟禍  
亂者多矣臣等深竊憂焉臺諫紛爭朝拜命而夕罷者屢矣朝廷無臺  
諫已逾旬月臺諫豈可使一日無耶如是大臣而邈然如越視秦及承  
召議前後異辭是徒有其祿位而已將焉用彼相哉伏願殿下執  
是非之公端取舍之正定國慮而不動扶言路而大開使朝廷和而群  
議息不勝幸甚傳曰卿等之言甚當方有寧等言同於長坤等既駁逆



則有寧等之在職有乖事體前後各異卿等之意何如金謹思等啓曰  
諫院之意扶植言路而啓也然其偏僻之意與李長坤等何異乎亦可  
適也○戊午以朴說為議政府左參贊李自堅為戶曹參判任由謙為  
司憲府大司憲金謹思為司諫院大司諫李穆為弘文館副提學李蕃  
為執義柳灌為掌令洪彥弼為應教柳潤德尹止衡為持平申光漢為  
獻納金瑛為校理朴守叙為副校理朴世熹為正言○己未大司憲任  
由謙以前被物論辭不允○領議政柳洵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  
箕啓曰近者臺諫數相是非弘文館論臣等見其事而不論云臣等在  
職未安請辭傳曰弘文館之論不為非矣然非大臣為不賢而然也特  
未及其幾會而來定之耳其勿辭史臣曰大臣救過之不暇况望其格君  
心於上而正百官萬民於下乎先弼等意以為趙光祖駁適擢李之時  
吾所發議已有微意及其召問時所啓亦有主意雖不顯言之是非亦  
在其中矣然當此之時宜直論是非上以開君心之感下以鎮衆論之  
紛紛然後庶乎其可也欲以微辭諷之不亦誤乎然觀其能容光祖之  
言隱然有重言路之意是則可謂少有大臣之量○辛酉諫院啓持平  
柳潤德人物不合臺官請適傳曰其適之○癸亥吏曹判書安瑋在政



廳啓曰近來臺官之適今四度矣其已見適者則不可更薦而在朝之士無一可當於臺諫者雖反覆計之得以備望難矣司直孔瑞麟前被推而送西今呈辭而在外近當入京矣於持平望擬之何如外都事守令及六品未仕滿者並擬何如傳曰如啓○諫院啓朴祥金淨當初疏陳之時臺諫不知上意之何如而恐人情之搖動故不得已請罪今既上意一定而群情亦知其為非則言路所當廣開近者為臺諫者各執所見故不得相容臺諫數適亦甚有妨於言路金淨等請速放然後可廣言路也且大司憲任由謙不合其任前為大司憲被論見適亦不可復授朴說為大司憲稱病呈辭命給由後不為調理而旋即呈辭當是之時臺諫之言論方張說若規避然至為不可既以病辭而其為左叅贊則無辭而居之是以左叅贊為養病之地也沈貞在吏曹時事甚失誤司憲府推劾上只命送西送西亦既不可而其後乃至陞品為知事此兵曹之誤也判尹成夢并陞品為本職夫判尹者一府之長官而與六卿齊侔夢并之人物豈合於斯乎前臺諫以此意已盡啓之矣慶尚道節度使全五倫人物本不合邊將而今且老耄請並適末非事前臺諫啓之已久此事甚微細宜若易見而不見不知上意也



○憲府啓近來臺諫以議論不一數適彼兩論皆不可無也其議論之  
是非 上已知之故不更啓 上所與謀國者只三公而臺諫紛紛數  
適是朝廷一大變故而三公恬不為意至於召問然後乃始有言其言亦  
不穩當三公之言如此 上終與弘文館議而定之朝廷果有大事則  
上雖不召為大臣者當即來定其是非矣此固大事事若復有大於此  
者出於此後則以如此三公豈足以謀國乎今之三公不職如是安得  
謂之三公而猶置其位乎可適而不可存也前臺諫論執之事及政事  
間多有可啓之事而姑以大事先啓之傳于諫院曰金淨朴祥事近者  
臺諫紛紜論執誠以人心未定故也雖釋之豈可放之於今日乎朴說  
事其意未可知也其再呈辭非窺避也豈以參贊為養病之所也沈貞  
被駁送西之後因為知事豈為不可全五偏豈不合而銓曹注擬乎未  
非成夢井事不兄之意已教前臺諫矣大司憲則適之傳于憲府曰前臺  
諫等所啓兩意予亦知之臺諫盡適雖一度於聽聞至為駭愕而適至數  
三尤可驚愕三公不即來定是非以此侍從有言之者予亦謂果然矣  
其所為雖似緩然其所聞或有先後豈以是至於不足謀議國政乎○  
以孔瑞麟為同憲府持平○甲子領議政柳洵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



金應箕來請辭免柳洵啓曰憲府以臣等在三公之位當臺諫是非紛紜之時不即決定而論之請逆臣等意以為臺諫方持是非之論不可遽加是非於其間况臣老病常在家無所見聞雖晚聞臺諫之適其是非則未之聞也臣老衰如此不堪所任專以臣在職故如此之論發矣請速適鄭光弼金應箕同辭啓曰臺諫所論如此豈可安然在職請速適傳曰臺諫紛紜之時不即來定是非故侍從及臺諫所以有言也然至於適職云此則過越之辭也卿等第未及思而然耳豈可以是不可在職乎其勿辭柳洵再辭不允鄭光弼金應箕更啓曰臣等妄意以為位高宰相當臺諫是非之際下手輒論其此是彼非於其間恐非所當故不酌矣新臺諫之出後以前臺諫之適為是為非於其間亦似難矣若以宰相敢論臺諫之是非則此弊恐生於後傳曰勿辭○臺諫啓成夢井未非沈貞全五倫事及判決事李坤前多所失人物不合請速適憲府啓朴祥金淨疏陳之時朝廷無有言之者臺諫不知上之志意如何而事且急故乃為之請罪當是之時三公入來以定其抵罪之當否則後無臺諫紛爭之事其後議論紛紜猶不來定殊無委任之意可速適三公禹允功今為衛將其人物貪污殘暴不可任使諫院啓朴說



及弘文校理金瑛近為臺諫所失多而且無學識若置於經筵官必多  
進不善之言矣請並遙皆不允○乙丑臺諫啓前事不允○以權鈞為  
禮曹判書李繼孟為司憲府大司憲○丙寅大司憲李繼孟曰臣本庸  
劣老而有病志氣衰耗凡事不善計慮而前有酒失臺諫駁之臣之無  
能 上已盡知之且臣之職任上以匡救 主上之過舉下以糾察百  
官之不法臣竊聞近日 上有不信三公之語然則如臣庸劣者所啓  
之言 上豈信聽百官亦知臣之不肖則雖欲糾察恐不信從也今執  
義李蕃臣之被駁時為掌令持平尹止衡為正言臣與同事未安而必  
不堪任故請辭傳曰卿於大司憲之任有何不能之事乎前日被駁時  
臺諫今亦為臺諫故辭之然被駁乃一時事耳卿若不就職則已如可  
就職則不須辭○臺諫啓前事不允○丁卯臺諫啓前事又啓人君頗  
接群臣然後可聞下情而近來久闕視事臣等竊恐上下否隔也傳曰  
予自十月傷寒咳嗽果不能視事若得永差則自當視事也餘皆不允  
○聖節使吏曹參判趙元紀還自京師○戊辰領議政柳洵啓曰臣之  
同列則固不可遙臣之在職於國體甚非當此機會命逝臣職幸甚左  
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啓曰臣等庸暗不知職任之所當為失職



甚矣弘文館既論之臺官又論之至於請逆臣等終不可在職今若命  
適則名器重而事體亦當矣傳曰臺官啓而先止其勿辭柳洵等四啓  
不允○臺諫啓前事傳曰李坤金瑛其適之餘不允○已巳領議政柳  
洵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請辭四啓不允○臺諫啓前事不允  
○庚午領議政柳洵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等請辭三啓不允  
○臺諫啓前事不允○辛未領議政柳洵請辭不允○臺諫啓前事諫  
院啓今月十六日兵曹乘夜擅爲摘奸入直軍士大典以謂夜點禁軍先  
啓而行今乃經自點考以至騷擾此有關於軍機之事請推傳曰兵曹  
其推之餘不允○壬申領議政柳洵請辭五啓不允○臺諫啓前事憲  
府啓全羅道節度使崔漢洪虞候尹祥孫分送縣布於各邑如清密席  
子益太等物倍數貿易貽弊不貲請推傳曰崔漢洪雖武班非不識事  
體者也宜未必如是然外方之事未可知也其推之餘不允○忠清道  
泰安郡吏李軸與妻同叱介年俱八十家嘗失火軸病不能起其妻突  
入火焰中未及出俱死事聞命旌閭○癸酉領議政柳洵請辭四啓不  
允○臺諫啓前事不允○甲戌傳曰正朝日禳灾處容其勿爲之○臺  
諫啓前事不允○丁丑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安城郡守張終孫以官



婢通奸事風聞為公事衙前及官奴婢等皆刑訊至於一二次皆發明  
今當更推但人吏等扶持風俗守令所犯例不服招今於嚴寒以非自  
己之事而累受刑訊隕命可慮故不更推矣但終孫已被惡名騰播遠  
近不可在職請適傳曰沈貞張終孫其適之餘不允○戊寅臺諫啓前  
事不允○以孫仲暉為慶尚道觀察使任權為弘文館博士鄭膺為著  
作李若冰為正字史臣曰仲暉之弟李暉性耿介戊午年間入學於成  
均館時有史禍士類多被罪籍沒柳子光之子房亦在館中李暉於坐  
中極言子光之罪房有怒語李暉曰汝亦欲吾家舍乎蓋子光多受賞  
家舍故云其不屈類此○己卯臺諫啓前事不允○大司諫金謹思等  
因日月之食上疏條陳八事一曰為學有本二曰勤御經筵三曰勤視  
朝政四曰明立體統五曰遵守成憲六曰簡別賢愚七曰推誠御下八  
曰虛心納諫傳曰八條可謂切矣皆可體念近以事故未御經筵何能  
視事○庚辰臺諫啓前事憲府啓鍾城府使李龜珪判官邊士倫侵虐百姓  
多所逃散事該曹聞而啓之臣等亦聞之皆是矣使民流移者豈今在  
職乎請罷職而推刷其流移之民諫院啓昨教云疏中八條之事皆可  
體念也若體念則今所論執人物等事亦在其中宜速允之傳曰鍾城



事見其觀察使書狀則以為時未聞云在此所聞若顛倒則其實亦誤矣已令推刷其流移人口推刷後罪之亦未晚也餘公不允○辛巳臺諫啓前事憲府啓鍾城官吏不恤百姓使之逃散事已騰播人人所聞而觀察使尹金孫不用於殿最至為非矣請推北道守令本皆侵虐百姓今不推罪後豈有懲者不允

十一年大明正德十一年正月癸未朔 上率百官行望闕禮仍賀 大妃殿

又受群臣賀○乙酉臺諫啓曰成夢井不合長官請速改正全五倫不唯不合邊將前為全羅水軍節度使時多有所失又嘗為滿浦僉使以牛與鐵物貿貂皮請速適未非事 上教曰非急急宜待命也請依都

監所啓李壽人物不合守令前任沃川處事多誤今不可復授臨民之任熙川郡守洪寅健前為迎日縣監義州判官無不殘弊今豈能蘇殘弊乎泰川縣監程漢文前守康津不能治事使國庫多虧耗又崇飲廢事請並適憲府啓曰鍾城府使李龜珍判官邊士倫公議皆以為虐民不可在職請罷咸鏡監司獨以未聞為言及馳書下問又以更加推刷以啓為言其失大矣請推之諫院啓柳沔不合沃川請速適傳曰成夢井豈不合判尹乎全五倫曾經邊將今授方面之任又無顯過不可適



也末非事推刷都監方欲得奴婢而此人名付正案其良賤分揀在掌  
隸院故今該司改分揀耳守令等事我國人物少郡縣多豈能盡善且  
所論又無輕重之等不可皆適鍾城事京外所聞各異豈可推監司卒  
龜珍事推刷後罷職猶未晚也再啓亦不允○御夜對講高麗史至金  
正純舉大體無廢事之語司經任權曰正純之德他無可稱如存大體  
等事深可嘉也非徒宰相為然人主尤當存大體也侍讀官李清曰史稱  
正純好貨專事侈靡此不學之故也任權曰內需長利甚効王政夫利  
何可長也今世士大夫或有取物求利者宰相豈可為如此事乎李清  
曰內需司誠國家大累而視以為常臣意以為欲抑卿相之求利者先  
除內需司可也講至上疏省中為空任權曰於此可見仁宗之不納諫  
也每觀古史有上不答上默然處臣不勝悶鬱從諫若流包容狂直在  
君德所當先也近有因求言陳事而被罪者尚未疏放臣恐累 聖德  
朴祥金淨等因求言陳事之際其意不料其謬妄而自以謂計之至善  
開陳懷抱而遂陷於罪辜當初求言之時若曰言不善則罪之則朴祥  
等安敢陳之至此哉仰恃聖明道達情素耳有何他意哉若速令放還  
則人心皆以為快也自 上即位罪言事者此其始也臣聞閭巷之人



因求言有欲陳疏者聞金淨朴祥等事皆曰何必陳言而得罪乎即皆  
還去臣恐自今以後更無陳疏也李清曰朴祥等所為妄悖矣前臺諫  
請罪者以人心未定故耳臺諫執法之吏固當請罪但過中耳任權曰  
知臣莫如君金淨等以為侍從其所懷抱上所洞照雖有一時妄料豈  
有誤國之計 上宜察其精誠今則大計已定已定尹氏 且已經年請  
上斟酌參贊官慶世昌亦以言路有妨為言 上曰近以此事前後臺  
諫議論不定朴祥等事果在不求言之時則罪固大矣特以求言之後  
予姑置之而臺諫請罪故罪之爾其後臺諫互相是非以此觀之人心  
尚未定何可放乎任權曰近者是非不定而宰相退坐故本館與臺諫  
皆論啓耳初適臺諫時既 命議于大臣而其後適臺諫則不復議于  
大臣而獨斷之此甚未安大臣之不定是非則既失之矣臣意以為  
上亦失待大臣之體也權與清及世昌反覆請放祥淨等李清曰外方守  
令等既徵納往年官糶而尚存其文籍於後年復取盈焉窮民無告冤  
悶莫大守令等私用經費而適代之際恐未出解由刻迫徵納今則又  
抄官糶十石以上不納者全家入后以此民間騷擾欲免入居爭傾家  
產盡輸官府由是今年雖稱稍裕而反有甚於往歲之凶荒至有逃散



者 上曰向者聞守令等憑籍十石不納者入居之法擾亂督徵故已令戶曹禁抑今可別諭各道速令勿為任權曰我國以爭訟奴婢視切親如仇讎不祥莫甚臣以為斷訟之期亦可立也周禮好訟者使納鈞金束矢意者鈞金所愛惜之物矢乃直物也今之好訟者亦依周禮使納鈞金束矢則理曲者庶可少戢矣 上曰至有兄弟爭訟者此風甚惡前世亦嘗有斷訟都監而終無效焉雖復立法亦何益哉今之先務只在於聽訟明察也世昌曰近者進豐呈以利城君夫人之卒而停之臣等竊念如晝物別進上也等事在 成宗朝亦屢為之令必 慈殿以為有弊故停之然在下則當曲盡誠孝為親之事雖從隆禮未為不可豈可以一國奉而慮小弊哉 上曰歲首將進豐呈 慈殿以利城君夫人之卒為未安故不敢強請耳李清曰閭巷小民雖至窮寒者如遇俗節猶且會親舊飲食相樂使父母歡欣焉 殿下即位今已累年奉養之具無所不至常使 慈殿歡喜也任權曰人子事親不在口體古云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故事親莫大乎養志日者不行進豐呈臣則以為殿下以養志為念也斯為美德非失舉也語竟賜酒而罷史臣曰朴祥金淨憤悶慎氏無故在廢抗疏直諫欲復壺位以定名分之正其



忠直至矣豈可謂之妄悖乎近日言者猶知祥等之不非而慮言路之

壅蔽此足嘉也然不知忠直之至而謂之妄悖其見之不明可知而無在

乎祥等之竄逐也○任權退謂丁玉亭朴閔卿等曰若等何不進言欲

保爵祿也閔卿曰吾儕記事尚未能及何暇進言乎世昌謂任權曰此

輩各有其任不宜以不言責之也任權曰吾每恨經筵西壁知經筵同類也

進官之未嘗出一言也世昌曰進言之官有臺官焉有侍從焉若領事

則相可否者也西壁之不輕進言亦古也任權曰然則坐木偶人於西

壁可也世昌曰君之父亦然西壁其進言幾何權不能對史臣曰任權

之父由謙時為特進官世昌舉父過欲防子口甚矣任權之言亦過峭

直二人氣像於此可想○濟州三邑大饑○丙戌御朝講大司諫余

謹思曰朴祥余淨等物論皆以為當宥請宥之當初臺諫請罪者以其

時人心未定又恐天意或從其言故然耳今則上意已定人心已知

上之不從其言若不赦此人則臣恐言路自此而塞也領事金應箕侍

講官李清司經任權亦以是為言上曰為言路而請放此固當也然

上疏在求言之後故其獲罪也輕若初無求言之命則其罪不止此矣

文臣曰上惑於弘文館兩是之說而未能辨釋識者恨之○大司諫余



謹恩啓曰臣父勉今為內資寺副正當公會隨祭時臣進則父不得進  
父祭則臣不得祭其不得進者例是病狀實未安心前此清平尉韓紀

請父子相避自 上允之臣父子亦請依此例韓紀之父乃事允也 上曰可○御書

講○臺諫啓成夢并全五倫李壽濟寅健程漢文李龜孫柳沔及末

非事並不允○御夕講丁亥 受朝祭○御朔講臺諫啓成夢并等

事檢討官尹自任亦請赦朴祥等 上不荅領事鄭光弼曰全五倫果

年老不合於兵使請從臺諫之言 上曰全五倫前日所失未可知也已

授方面之任別無顯過不須適也但年老果不合於邊將也光弼曰

天下安有兩是兩非之事乎今朴祥等臺諫或以為非夫是非不定於

一時則必定於百年之後朴祥等未知變遷故疏言若此夫儒者之言

本皆迂遠况新進之士乎臺諫請赦之言不為非矣人心順然後天理

行臺諫豈為誣罔之言乎願從其言以定是非 上曰近來臺諫因朴

祥等事紛爭不靜前前臺諫請罪朴祥等不為非矣趙光祖為言路而

言之亦不為非矣弘文館以前前臺諫為非於人聞見果以為兩是兩

非矣光弼曰臺諫必因物議而啓請從其言 上曰近所論人物多矣

適之非輕若一適則人必以為不可復用也○御晝講○御夕講○臺



諫啓前事

命逝全五倫李龜珍柳沔餘皆不見○御夜對待讀官金

安老啓曰每遇災變修省雖至而災猶疊見弭災之方恐不以實而然也

上之求言既不以誠故下亦知其非誠也雖進言而或有獲罪者

臣恐人臣自此以言為戒也朴祥等言果狂悖若用其言則國事誤矣

然進言而獲罪者在古罕聞趙太祖請放不為非矣臣意前前臺諫以

朴祥等為非者以人心未定故也今則人心已定請宥祥等以廣言路

頃者臣在慶尚道聞京師有二朝官進言獲罪臣不覺駭愕及還京聞

之乃祥等事也言雖過越不可罪言者於求言之後也典經竒導曰言

之是非在其人言之用舍在乎上不當治罪也前日之為臺諫侍從者

以言事至於遭謫寧不為國家一概參贊官尹殷輔亦請宥祥等 上曰

若常時則言雖過越不可罪也此則事關國家故罪之耳以其上疏在求

言之後故其獲罪輕卿等為言路言之可矣然此實大事未可宥也金

安老曰人雖有所懷無路上達故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人人皆得進言

况朴祥等皆前日之臺諫侍從也幸在外方當求言而言事不為非矣

當初請罪者恐 上或從其言也人主一嘖一笑皆為法於人况此等

事豈可不慎哉今若下傳旨曰為言路赦祥等則幸孰大焉遵殷輔安



老等反覆論請安老又曰近年以來陰陽不調水旱相仍今年冬無雪  
或大雨麩麥盡枯川脉亦渴雖不知因某事召此應然豈無闕失而然  
乎治國以養人為本而近來無功食祿者多國小官冗如軍器寺等及  
各司率以二三員同事一事勤謹其職者或抵於罪而怠惰者尚得  
保全病滿三十日者適罷法也而職事不緊官又猥多故雖過三十日亦  
不適差且人物數少務欲充差而未能盡擇故雖或見汰亦不以復用此  
無他人物不足故也况汰之不精近因年凶國用不足當汰其甚冗者  
中朝之人一貶而不得復用故居官者皆謹慎我國則甚顛倒矣賢者  
必擢用不賢者必擯廢然後名器自重而有所勸勵官數若少則銓曹  
庶得以擇用矣漢光武減吏員以天下之大尚如是况小國尤當減損  
但官職之數乃大典所載似難輕改自今不急之官雖有窠闕空其位  
而不差可也 上曰所言果合於予意將問于大臣安老曰窠闕不須  
盡充而又汰其冗者則食祿者自少矣且有一弊外官則觀察使為褻  
貶京官則廢貶不嚴故庸劣者得廁於其間其不合守令者則因臺諫  
之駁或適為主簿等官若不得復為守令則徒為京官食祿終身而已  
此豈國家設官分職之意歟殷輔曰鍾城官吏不恤其民致令逃散



其實否未可知也但鍾城在六鎮人物最多此邑之民若皆離散則誰與守禦願擇文官之有武才者為守令以存撫其民下官不得自專必上官慈祥而後可也前此趙元紀為慶源府使流民皆還野人仰之如父母若專以防禦為重而每遣武官等則流移者必不得還定安集矣上曰邊方守令以防禦為重故每遣武臣耳然必撫恤百姓然後防禦可實武臣雖能於防禦其撫恤百姓必不如文官銓曹其別擇以遣可也安老曰人非堯舜不能無過雖可用之人或有小過則不可不用也人主之用人如工師之用木長於此者或短於彼用人當擇其所長而已且人誰無過而或不能治事者有之矣若夫用心回邪者雖無過誤當去之勿疑徒以為無過而授以國事則其誤國一也上曰治國莫大於用人但人物未能盡知銓曹注擬時未得其人則自然失人矣安老曰注擬則銓曹之任也然人君必先知人物之賢否及其進退人物之際廣問於大臣則賢否自別史臣曰安老編監多猜刻不顧設官分職已有定制而欲一切削去冗官有闕而不充隱然有輕變成憲之漸識者憂之安塘聞之憤曰年少人豈識事體○戊子御朝講掌令宋欽獻納申光漢啟成夢并程漢文李壽洪寅健及末非等事又請宥朴祥



等領事鄭光弼曰臣嘗為咸鏡道監司見野人往來時各驛率皆薄待  
上來時則給馬下歸時則專不給馬使至步行又偷其賫物雖欲徵給  
而未能的知某人所為故人無被徵者近因莽哈被罪驛吏尤加陵轍  
莽哈則不得已定罪矣其他野人不宜薄待請令禮曹行移于各驛使  
不得如是 上曰莽徒驛路為然接待京館之際亦必不如古矣侍講  
官金安老曰因災變而求言又罪其言者此大不可大抵人主於人所  
難進之言必容怒然後下得以進言矣進言者孰不以其言為是乎雖  
賢者言或不中若以失言而抵罪則大累 聖明請速宥知事金詮曰  
朴祥等以其言之狂妄止於罷職猶可也光弼曰朴祥等事臣則初以  
徒年為過其時臺諫已知 天意之已定而以為已定罪之人豈須還  
宥至啓於經筵臣以為無狀也彼若有一己私心則宜罪之疏言雖過  
在求言之後以陳疏而抵罪於重體何如初求言而後抵其罪非徒失信  
於下言路恐自此杜絕也臣前日於經筵請宥而 上教以為已定罪  
之人從前未有自下而請赦者也然罪言者大妨言路今須為言路放  
之使人皆快焉安老曰 殿下答光弼之辭實有妨自古人主若以刑  
賞當獨出於上而不與下共之則甚不可刑賞恩威須當於物情可也



若徒以為當出於上而不可出於下也則其弊莫大矣臣恐近有如此之弊不得不慮焉上若知人心之如此則尤當惕然速赦典經竒遵曰宋時張方平言本朝未嘗以言罪人宋時固多狂直之人而猶不罪之故其國祚至於三百年之久言路於國家甚大雖庸人之言若可用則採之賢者之言雖或不中而容之然後於聖德有光矣若宥祥等則言路廣而人心皆悅矣 上不答是日尹均曹繼高入侍猶不言史臣曰光弼可謂大臣也又曰珣暗而繼商愎俱有忌善之心者也○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啟成夢井物望輕淺不合長官未非事大臣為都監提調而分揀非不詳悉也而 上猶不信更令該司分揀等是各司公賤而必欲歸之內需司甚未便且未非自欲投屬內需司故為不納良籍不須更分揀也李壽洪寅健程漢文等請速遞之憲府啟鍾城官吏侵虐其民使之流移其罪甚大請先罷職而刷還流民傳曰成夢井人物不可終棄者故不允未非事予非不信大臣亦非欲歸諸內需司也當初都監辨決而治若改宣頭案則法毀故不允一婢之名分付於正案與宣頭案不可不分揀也非徒內需司雖他司奴婢亦當歸一分揀使歸當屬之司可也餘亦不允○已丑臺諫啟前事憲府啟忠翊府都事洪混纒適鎮



川縣監陞為都事請速遞兵曹參判李長生所失不細不合政曹請速  
 諫院啓兵使專制閫外所任至重不可不擇差而兵曹參判李長生不  
 隨判書議之而敢以不合如全五倫者用情擬差其用心詭譎請罷而  
 推之傳曰未非事甚微瑣自上亦不欲更言矣但其改分揀事非以推  
 刷為不信也以其名付兩案故耳當觀其歸決也餘亦不允○庚寅宣  
 醞及柑子于政院弘文館仍命製上元黃柑七言律詩以進○臺諫  
 啓前事皆不允○辛卯傳于政院曰處女之以病未得詣闕者及已曾  
 在喪而終制者來二十四日使之詣闕○傳于戶曹曰李明弼家依所  
 願與仁壽宮相換為疾病家○命賜承旨申錦直提學金安老毛褥俗  
 何多介也各一部黃柑應製詩優等也○臺諫啓前事命遞李壽洪寅健程漢文餘  
 皆不允○傳于政院曰前者夜對金安老所言汰冗官事其議于政府  
 府院君及吏兵曹堂上并問成夢并可遞與否○平安道渭原幼學李  
 希芳上疏凡九條一日擇守令以安民業二曰選邊將以撫士卒三曰  
 辨批正以專任用四曰抑奢僭以崇儉素五曰絀獄訟以決積滯六曰  
 薄稅斂以恒民產七曰重軍籍以正軍額八曰寬宥久竄以絕冤抑九  
 曰敬天之怒以恤民隱○平安道順安品官石三軍等陳弊其一順安



縣甚殘弊請割屬於永柔其二請令軍士分四番相適赴防其三館軍以軍鄉戶相適立馬等事也○壬辰傳于刑曹曰近來閭閻間失火其頻數雖自家所失之火亦可禁止也○大妃御宣政殿 上進豐呈傳于政院曰其以米一百碩輸送于 大妃殿本宮即慈命給妓工綿布有差是日饗宗宰二品以上弘文館臺諫承政院及八番史官二負入番兵曹都摠府堂上諸將于仁政殿庭史臣曰 上本不喜紛華 慈殿儉約不頻舉壽宴非孝心不至也○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兵曹判書申用漑左贊成張順孫右贊成金詮左叅贊朴說右叅贊南袞吏曹判書安瑒叅知宋千喜等議啓曰近來大典不緊權設如殿郎廳監役等官合兵曹磨鍊啓之然後議之不緊之官雖若可革然自古或革而還設故今雖汰而後若復立則亦似不可成夢并其蘊奧雖未敢知人皆以為有出衆才幹今雖適之後若惜其才而用之則固無妨矣漢城府久曠長官當從臺諫之啓○傳于大臣曰予聞金安老之言祖宗朝官制雖不可革然百司中有以一二負而同掌一事故當事推調後費廩祿若闕其位則廩祿費少人物有餘而亦勤於事矣此言近理所以問于卿等也成夢并事予意謂時在六卿之亞而名聲亦素顯



可為判尹而前後臺諫累劾論執予未知此意也近來臺諫欲清朝廷  
人雖有小疵必皆論劾予不可皆不允故人物多傷人一被駁則銓曹  
於注擬之際亦以為前日被駁不肯擬故人物尤少卿等亦曰成慶井  
今雖適之後不可不用云則可知慶井之為不可棄也古云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之况於予乎當今名顯人物則予即位已久雖或粗知滿朝  
人物豈能周知大臣薦賢乃其職也而雖薦賢不過於一二上雖知之  
必隨注擬而除之如顯職則可特用其餘則在銓曹注擬治國莫先於  
用人而人君之職又不過勞於求賢然若非大臣則誰與議之是故欲  
於一日親見大臣展官簿指點人物以為某也賢某也否官無大小皆  
聞衆議似當大臣等僉啓曰欲知人之賢否又欲聞衆論此甚盛事也  
但持班簿而至於小人物皆議其長短恐不合於大體如擬其鍾城  
府使則問其誰可為或於擬望之後問其當否可也且雖親政不與  
大臣議之則與有司自為政無異若親政而與大臣議之則才短之  
人可以知之人物卓異為衆所共譽者亦可知也親政之時但當如  
此而已若人之過失上既盡知則下人之心亦未安矣荅曰持班簿  
而議其賢否果為不可予非不知也但人君深居九重知人賢否甚難



若欲知之則非議於大臣而何大臣若議之則不得已以官薄為之故  
耳史臣曰人君之職在任賢相摠權綱明賞罰而已 上不務此自任  
聰明欲以一人之耳目周知一國人之長短其用心勞矣真所謂役智  
彌精失道彌遠矣蓋金安老誤之也○臺諫啟成愛并李長生洪混及  
未非事皆不允○癸巳 受朝參○御朝講持平尹止衡正言金應璧  
啓曰臣等論劾夢井已久尚不俞允不信臺諫之言至問於大臣大臣  
亦以為當適而 上猶不允近者事事皆不從大臣之言不勝失望漢  
城府以無長官速適可也未非一女子耳事雖若小然以國事委諸大  
臣而分揀今又更分揀則無信任大臣之意恐累 聖德富強者投屬  
內需司例也若不允則各司公賤將盡投屬以至士大夫奴婢無一口  
遺者矣此事書諸史冊則其於後世所見何如也請勿改分揀使從正  
案李長生初為叅判臺諫欲固爭之姑欲觀其所為而止之今也政事  
之際以判書所不言之事言於政廳隱然用情注擬請罷其職洪混來  
歷甚少雖十考十上者不可容易陞職况九考而陞者乎請適之應壁  
及同知事朴說司經任權侍讀官李清請宥朴祥等不允領事金應箕  
曰鐘城人民流移府使被推而適請擇文臣為府使 上曰以文武兼



差可也○聽輪對○臺諫啟成夢井既命適差請並改其資又請罷李  
長生適與混傳曰夢井加資可改也餘不見○以尹珣為漢城府判尹  
成夢井為夏山君慶倣為掌令任樞為副應教孔瑞麟為持平李養為  
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李色為鍾城府使○甲午 益朝講大司諫金  
謹思請宥朴祥金淨能李長生適與混又曰朴祥等事非徒臺諫請宥  
也侍從大臣皆請釋則可知為朝廷公論也人主所與謀國者三公也  
既設三公而不從其言則是無設職之意矣今也 上不委任三公故  
三公無所為之事至於朝廷公務皆不得與知其於國家體貌何如人  
君委任三公不賢則逆之可也既委任而不用其言則甚不可也請速  
宥祥等以開言路檢討官尹自任亦請宥祥等 上曰初非以私怒罪祥等  
也衆論皆以為非故罪之既已罪之不須遽宥領事鄭光弼曰謹思之  
言是也其初見祥等之疏孰不驚愕及其 上志堅定則不過一狂言  
而已恕之可也衆論之為言路請宥是也自任曰不合於公論者可謂  
之私意豈可以私意不宥此人也光弼曰非臺諫而言事豈不足嘉乎  
人之於是非當局者不知而旁觀者知之此路亦不可防也朝廷默然  
而草萊之人有為善言之恃矣 上曰言路通塞果關於國家然初既



迫於不得已不計言路而罪之則今豈可復計言路而遽赦哉知事張  
順孫曰公論所在則雖今日罪之明日放之何傷臣與權敏手李荇等  
初聞上疏之語皆自駭愕及聞命留政院已知上意矣今之為言路  
請放者乃公論也光弼曰各道推刷皆已磨勘允推考事皆委使命無  
信任監司之意自今委之監司何如上曰可○御書講○御夕講○  
臺諫啓李長生洪混等事又啓掌令慶淑前為臺諫被駁而適請寤之  
命適慶淑餘才兄○乙未御朝講司諫文瑾啓李長生事又啓朴祥  
等事曰臣聞成廟因兩土求言朱溪正深源上疏請勿用世祖朝  
之臣一時宰相等請罪成宗以其求言之後不之罪也此為言路而  
然也祥等之言雖或不中今若宥之則於言路幸甚持平孔端麟曰祥  
等上疏之初上意雖以為過越猶未有罪之之意也臺諫以疏語未  
便請罪之其時物論以為不當請也其後趙光祖以其時臺諫為非此  
公論也然而或以為未便故臺諫數數相適古云恩當出於上此不善  
之言也大抵賞罰與衆共之納下人之言而放釋尤為美事不須自  
上先之請速放知事申用漑請從臺諫之言瑞麟曰年少之人一陳所  
懷見者以為未諳朝章則甚不可如近日趙光祖之言固非偶然也光



祖平生有志古人者也而 上意乃以為新進人妄言新進之士自少  
讀書慷慨於時事一進其言上之人以為過越而罪之士氣安得不摧  
挫哉必培養士氣然後可也 上曰朴祥等上疏所關甚重今豈可遽  
赦乎領事金應箕曰朴祥等以言事獲罪士氣必摧挫矣言路通塞關  
於治道請宥祥等以通言路 上不荅而言他曰李長生果以下官注  
擬時不與判書議之此雖非矣然豈可以此罷其職乎○禮曹判書權  
鈞參判曹繼商參議許琬等啓曰五禮儀註內若內喪在先則十三月  
而祥祥祭後宗親文武百官吉服祥後無陪祭十五日而禫禫後祭用  
樂朔望無樂 恭惠王后喪葬儀軌期年前京外斷音樂隣國客人饋  
餉時亦不用樂宗親文武百官自祥至禫淺淡服云以儀註儀軌觀之  
祥後當用樂矣但 昭憲恭惠兩王后儀軌皆云自祥至禫服淺淡服  
臣意以為服淡服而用樂必無是理且於魂殿則禫後始用樂而下人  
先用樂亦為未安請收議以定且禫後當用樂於魂殿則工人樂器樂  
草宜依五禮儀預備但 恭惠王后時禫後當用樂而不用至丙申年  
端午祭始用樂此則未知何以也今則依五禮儀書啓傳曰其依五禮  
儀乎抑依儀軌乎并用樂事問于政府及該曹○領議政柳洵左議政



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左贊成張順孫右贊成金詮禮曹判書權鈞左  
參贊朴說右參贊南袞禮曹參判曹繼商參議許琬等議五禮儀註  
內十三月祥祭後宗親文武百官服吉服祥後無陪祭以此觀之朝野既  
已即吉似當用樂然 魂殿之祭尚未用樂中外先自用樂情所未安  
至十五日禫後方許用樂似便又議依五禮儀註禫後用樂於 魂殿  
則工人及樂器樂章並依禮曹所啟預備○御晝講○丙申 御朝講  
領事鄭光弼曰今國家宗親之數至多戶曹難於頒祿雖欲裁減而  
祖宗朝之事不忍減損自 上則疑可裁制也然以 成宗朝事觀之  
其待月山大君特異於諸君君臣且不可一於嚴敬况於兄弟之間豈  
可以嚴為主乎故有燕兄弟嘉賓之樂歌今無此禮如此之事 上當  
盡心為之也且宗親須知朝廷禮法可也而多不隨班故不知朝廷禮  
度甚不可 上曰敦叔九族之言至當在 祖宗朝屢接諸君及宗親  
今則不然宜可以時接見矣且使隨行百官中使知朝廷禮貌亦可也  
司經任權曰父母所愛雖犬馬不可忽然不可徒親愛而已其中善惡  
亦不可不分也今宗親之數過五百其中豈無有學識者哉常使輪對  
以陳其所懷則豈無可取之言乎 上曰宗親必無師友且有法使不



相交結則雖其氣質高明者不得不至於狂妄也然其中豈無知識者乎如爭訟之事果不可使為也大司憲李繼孟獻納申光漢啓李長生洪混等事又請有朴祥等同知事南袞曰自 上即位而來未嘗有以言獲罪者朴祥等雖失言然人皆以為以言獲罪矣士氣之摧挫關於政治之得失請從臺諫之言侍讀官李清司經任權亦極論之 上曰朴祥等豈可遽放繼孟曰每遇災求言而無有以實封上者况罪於求言之後則誰肯進一言而受奇禍哉上之所為皆是文具須以誠信示下多採群言可者用之不可者舍之此乃聖帝明王之事也南袞曰言路通塞天關 宗社前前臺諫以為祥等上疏關於 宗社然關於宗社之意未可必也 上曰祥等之言上既不用朝廷之上誰不知其非乎今若宥之則恐不知者以祥等為是而人心或搖動也不須遽放南袞曰人主愛一嘖一笑雖嘖笑之微皆惜之者以人之趨向亦係故也以進言而罪之不可之大者也若宥祥等則窮村僻巷之人誰不知上之重言路放之乎光漢白臺諫受言責者也上世人人皆進言故無闕失之事後世無敢言之人故不得已設臺諫之官而以言為責臺諫只為言路而啓之前臺諫有以言路為社稷之外者言柳溥所至為失



矣人主當捨已從人近日言路久塞須速赦祥等以開言路特進官權  
鉤亦請宥之 上不答史臣曰是夕引見諸君於內殿乃感光弼言也  
上之於宗室但以法繩之而已少友愛親親之道時議惜之故光弼及  
之可謂得體○御書講○以孔瑞麟為司憲府掌令李佑為持平許涓  
為司諫院正言○全羅道觀察使金瑞狀啓礪山郡守宋欽長與府使  
金延壽潭陽府使朴祥等庶謹奉公○丁酉 受朝賀○御宣政殿講  
儒生等書講訖 上命大臣等論難右密贊南家曰朱子曰三代以下  
小學不明遂作小學以教於後世我國科舉只講四書三經而不講小  
學雖於生負進士會試講之然後為文具近者儒生不學小學而昧事  
親敬長之義此豈儒者之道乎臣言似迂濶然心中所懷不可不啓判  
尹尹珣曰講經不講小學故儒生皆只讀初卷不務精通今後東堂會  
講亦令講之則士風庶乎變而歸正矣兵曹判書申用漑曰今年則不  
可遽為也今後若令如是則可也知中樞府事李站曰前日柳崇祖為  
大司成時允下齋儒生入學者皆講小學亦此意也 上不應○臺諫  
啓李長生洪混等事皆不允○戊戌 御朝講持平尹止衡正言金應  
璧啓李長生洪混等事領事金應箕侍講官任樞典經竒遵與止衡應



壁等請宥朴祥等 上不答○御晝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免  
諫院又上劄略曰朴祥等被罪於國家似若無損而必汲汲固爭者為  
言路之塞極於此矣國家自廢朝諫者殺之言者罪之 祖宗培養士  
氣一朝摧沮殆盡遇 聖朝雖務求直言樂於延納而未聞一人出位  
抗論極陳時事者人心之怯於積威可見也朴祥等疏陳雖在謀之甚乃  
出於求言之後固宜置而勿論 殿下輒加嚴威至遣官拿致置之徒  
役是名為求言而實杜言路 殿下親見廢朝之亂而復效廢朝之尤  
士氣頹靡將不可復振可勝痛哉縱曰彼所陳言事關 宗社初不可  
不罪乃今 聖意大定人心洞曉大臣曰可釋侍從曰可釋臺諫曰可  
釋國人曰可釋而 殿下以排公論獨執已見乃教以若釋斯人恐群  
情搖動臣等但保 殿下之心既已堅定矣未委群情搖動者更何事  
也大抵賞罰者人君所與天下公共者也若以一賞一罰下不得以與  
議則是賞罰為人主私物賞僭刑濫誰得以正之今罰朴祥等將使為  
惡者懲乎是不過言者懼也言者懼則下情壅蔽下情壅蔽則君不待  
聞其過君不得聞其過則社稷危矣伏願勿守一已俯循公論渙釋  
兩人以快衆情則言路猶可及開矣荅曰劄內云不循一已之私意若



納用祥等之言是乃私意所以不汲汲放釋專不干於己私也又曰  
上意堅定則群情何得以動乎祥等之言非徒一時之謬妄乃係於  
宗社初非不計言路而定罪已定罪則中外皆知之矣後乃慮言路之  
塞請放則猶可也今朝廷汲汲請放人必以朴祥等言爲是而請放云  
爾則安保其後不復有祥等之言者乎然則上下之心當更搖動矣予  
意以謂今之汲汲請放尤爲關係此非予欲思出於上不待下人之言  
而自放之也今不可輕赦也史臣曰當時士林憤推敏手李筠之輩導拒  
諫之漸又恨弘文館叢兩是之說致上意之疑惑也又曰是時不請  
放祥淨者宰相則尹洵曹繼商沈貞李行侍從則表憑蔡忱臺諫則尹  
止衡以一事而意向各殊符至於托病不仕○已亥 受常然○聽朝  
啓○御朝講臺諫啓李長生洪混等事不允又請宥朴祥等不允○禘  
晝講○琅城君韓堡請致仕傳曰以一品而年滿七十當致仕矣然是  
親功臣當使之不失其祿命授奉朝賀○臺諫啓前事又啓吉州牧使  
挈家赴任自丁亥以後無有挈家者且吉州在磨天嶺之外其外則明  
川明川之外則乃六鎮也磨天嶺乃我國大限界路既險遠且其衙前  
皆軍士嘗番則爲軍士下番則爲衙前若令挈家則軍士皆上來非但



有弊於往來之間防禦亦恐疎虞矣又與彼地相連尤不宜挈家傳曰  
吉州本挈家而中間以旱氣而止故復令挈家矣然左議政熟諳此州  
事矣其問大臣以啓餘皆不允柳洵議本道端川以南爲南道以北爲  
北道南道守令挈家北道守令未挈家本州在磨天嶺之外賊路甚多  
國家設堡防備嚴固之地距京都道里阻遠守令家屬迎送弊重請勿  
令挈家鄭光弼金應箕議類此從之○諭諸八道監司曰近來奢侈成  
習飲食器皿務要豐美爭相慕效允使客迎送之際支供甚煩馱載亦  
多民力因疲職此之由良用憂軫卿其一切痛禁如或不爾卿亦不饒  
○遣內官徐厚甲於江原道擇處女爲選中宮也○御夕講○庚子  
御朝講司諫文瑾啓曰臣嘗爲廢朝史官其初年聽諫如流中間小遲  
違其後漸不聽其後形於怒最後則指以爲凌上誅戮殆盡遂致大禍  
此拒諫速禍之由也足可爲鑑凡事之宜可聽者必樂聞然後任言責  
者亦得以自盡其職矣近者朴祥等事大臣臺諫侍從如一啓之未得  
蒙允臣恐納諫之誠浸不如初也領事金應箕同知事朴說特進官金  
錫括閔祥安檢討官尹自任等請釋朴祥等掌令柳權亦請宥祥等又  
啓李長生洪混事 上皆不允○御晝講○御夕講○辛丑 御朝講